

刊叢學文代現

選說小篇短亞利加保

譯編源道于

行印局書華中

現代文學叢刊

保加利亞短篇小說選

于道源編譯



中華書局印行

藏館圖書平北立國

譯者序

花無論在那一個花園裏開着都是美的；光無論在什麼地方照着都是亮的；文學的成就也是如此。無論是在邦畿萬里的大國，或是在幾百里甚至於幾十里的一個小國裏，祇要有偉大的天才，就可以創造出偉大的作品來。

橫跨歐亞兩大洲的俄國，固然產生了托爾斯泰、普希金、高爾基等大天才，但是在挪威和波蘭兩個小國裏，也有近代文學上的巨人出現；在前一個國家裏有易卜生——是一個在近代思想上發生與托爾斯泰同樣鉅大影響的作家；在後一個國家裏也有顯克微支。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來，文學是不能用國家的界限來加以限制和歧視的了。

因此在保加利亞這個中歐的小國家，也有他們自己的文學上的瑰寶。伐作夫——保加利亞的國家詩人，是一個舉世聞名的作家；他的傑作



《Under the Yoke》已經是一部譯成全歐各種文字的作品。他的作品的長處是氣魄渾厚；從他的描寫裏，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保加利亞人對於他們祖國的復興，是抱着多麼樣熱烈的希望。

斯塔瑪托夫也是當代保加利亞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最長於心理分析；他撕破了人類的假面具，他刻畫出人類的醜態；我們可以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人是如何一種純粹自私自利的動物；特別是在兩性的關係上。艾林沛林是一個善於描寫鄉村生活的天才作家，他的作品國人介紹過來的已有一些，所以這個名字也不算陌生的。

其餘的作家也都是保加利亞文學界中的巨人，現在我想還是讓他們以他們的作品自己向讀者介紹吧；這樣直接的認識我想是比我這個中介人的片言介紹更為親切的。

在這本集子裏的十幾篇小說，大多數是我自己譯出的；只有「兩種才能」「海濱別墅」「公墓」這三篇，是我的朋友譯的；前一篇是蔡芳選先

生所譯，後兩篇是金克木先生所譯；現在承他們答應許我收在這本小書裏，我要謝謝他們。

關於我自己的譯文，我不懂得什麼是直譯什麼是意譯，我的翻譯祇是看明白了原文的意思之後，再用中文把它寫出來而已。祇要我覺得我的譯文能對得住原作，能够作得到忠實的地步，其餘譯者所見不到的地方，則有待於高明的指教了。

至於這本小書所根據的原本有兩種：一本是斯塔瑪托夫的當代故事集 (Nuntempaj Rakontoj)，一本是保加利亞文選 (Bulgara Antologio)；這兩本書都是保加利亞的世界語學者克利司坦諾夫 (Krestanov) 編譯的。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日于道源序於北大。

保加利亞短篇小說選目錄

譯者序

伐作夫一篇

他來嗎？

斯塔瑪托夫四篇

兩種才能

新年前後

海濱別墅

公墓

艾林沛林一篇

到乾爹那裏去

尹里耶夫一篇

赦

一

一七

五三

六五

七九

九一

九九

費力赤可夫一篇

鬼

米海羅夫斯基一篇

生活與文學

賴諾夫一篇

『謎之書』裏的幾個片斷

波奈夫一篇

垂死的人

馬爾司女士一篇

在大海前面

夫來可甫一篇

夢幻與真實

附作者年表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九

一三五

一三九

一四三

保加利亞短篇小說選

他來嗎？

伐作夫作

這一個秋天，在維特蘭下起濛濛的細雨來；天空變成了流動的寒冷的氣體，好像是濃密沈重的霧一樣，將村中低矮的房屋，的屋頂都弄得潮溼了。在泥濘的街道上——滿是談話，喧嘩和騷動。駕着瘦馬的四輪馬車，滿載着軍用品的牛車；在兩個小客棧中間的街道上，充滿了村人和牲口。在這許多雜亂人中，一些新募的兵士僅僅可以塞過——這一個穿着兵士的大氅，另一個就穿着羊皮的外套。可是穿着破爛的外衣的佔最多數，大多都是臨時草草作成的阿刺伯式的外套，腳上穿着透溼了的皮帶綳鞋，背着成排的子彈，肩上攜着用黃楊木的小枝裝飾的槍，上面再掛着裝滿了東西的口袋……寒冷，沒了膝的泥水，雨中夾雜着雪，天氣是壞透了，可是他們還是儘管唱

着歌……樂天的人民啊！

在一個酒店的門口，一大羣軍官和過路人以及驚訝的村人們，都以好奇的眼光望着這一些被雨淋濕了的勇士們。

在當中間那個小客棧的前面，聚集了一大羣婦人、少女和小孩，都是穿着破爛的衣服，在這寒冷的天氣裏都凍得皮膚發紅而渾身戰抖了。他們這是同維特蘭的兵士作最末一次的訣別。這些兵士現在與哈曼里的聯隊會合，一同急速的到蘇非歐，然後從那裏往戰場去。

——這是喬哥的兒子！一路平安，柴委特克！

——看那裏，蘭該耳過去了。

——這裏又來了奈得耳加的兒子！喂，伊凡，你的媽媽在這裏！

於是用花朵紮成的花球就很快的送過去了。淚從臉頰上流下來，兩方的話祇說了一半就分開了……這些兵士們不停的向前進，向前進。

——媽，那不是哥哥！一個紅頰黃髮的女孩子喊了起來。

——哥哥司托因！一個站在這女孩子身旁的八歲大的小男孩大聲喊着，並且向着兵士隊裏伸出他的手來。

——孩子！孩子！這個母親帶着哭聲喊着。

於是一個黑眼睛，軀幹英挺身體強壯的勇士從行列裏走出來，吻了他母親的手，又在他的小弟妹的額前都吻了一下，把一個花球繫在自己的胸前，又把另一個放在左邊的耳朵上，這都是一個女郎送給他的；於是又趕快追上他的隊伍又加入他們的歌唱了。

——孩子，一路平安！這個母親喊着說。

——司托因！那個幾乎要暈倒了的女郎哽咽的叫。

但是她們的聲音却被那鬧嚷的聲音淹沒了，司托因消失到兵士羣裏去，那些兵士又消失在霧中。

那個女郎牽起她的花色的前裙把臉遮住了……

司托因的母親回到家裏以後，哽咽的哭着，把一個有了裂縫的舊櫥子

打開，拿開一些襯衣和裙子，從底下找出蠟燭來，在聖像龕前點着，跪下禱告起來。

在這個時候，德拉哥曼地方的大炮像雷一般的響着。這是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四日的事。

*

*

*

*

*

這一天的夜裏，老婦人 蔡娜作了一個夢。

她看見一大片雲彩，兵士們往雲中行走，司托因也在那裏。聖母啊！這是多麼可怕的事！那雲發出雷聲，天爆裂了，地震動了——這就是戰爭吧！司托因隱沒到雲裏去了，他完了，啊呀，現在呢？……她一跳醒了。屋裏是黑暗的像墨一樣，外面只聽到風呼號的聲音。這就是戰爭。我的上帝！耶穌基督，請你保佑他吧，聖母，請饒恕他——司托因吧！

她一直到天亮沒有睡着。

——彼得叔，夢見雲彩是主什麼？她在大清早晨問一個鄰人。

——蔡娜，雲彩有兩種：有一種雲彩是能下雨的，有一種雲彩是散開的。你夢見的是那一種雲彩呢？

她對他講她所做的夢。老人彼得沈思了一會。他不記得在他那講夢兆的書裏有和這完全相合的雲。但是他看見蔡娜的惶惑的臉正在喘息着望着他，他覺得很可憐就對她說：

——不要怕，蔡娜，這個夢很吉利。雲彩是主信息；司托因就快給你來信了。老婦蔡娜的臉於是發了光輝了。

過了六天，她由一個志願兵——司托因的朋友——那裏接到一封信。這個人是押解着一些塞爾維亞的俘虜回來，信是司托因寫的，她跑到教士那裏，請他讀給她聽。

信上是這樣說的：

「媽媽，在這封信裏我要告訴你，我現在還活着，並且很康健，而且我們把塞爾維亞人打敗了。保加利亞萬歲！我很康健，蘭該耳·司徒益懦夫也很

康健，叔父的地米特羅也康健，並且向他的母親多致敬禮。那些塞爾維亞人不住的放槍，但是他們都怕我們的「呼拉」（Hura，高聲之歡呼。）請把我的新皮帶從司威丹腦甫家裏取回來，我忘在那裏了，我怕他們的小孩會把它弄壞。明天我們要穿過德拉哥曼的山追擊塞爾維亞人，在回來的時候，我要把尼失地方的禮物，帶給琴娜。我給你送來一佛郎可以用花用。並且我要把這首手溜彈歌教給拉都爾朝。卽此敬行敬禮，你的謙遜的兒子。

司托因·多布羅夫

祖父彼得處也請多多致意，我或者送一桿塞爾維亞的槍給他，可是我不明白爲什麼，它們打得很遠，但是瞄不準。媽媽，不要忘記了司徒媽卡，也請代爲致意。

蔡娜愁悶的心裏高興極了。她拿了這封信連忙跑到司徒媽卡那裏，也忘記自己已經是老了。都快樂極了。拉都爾朝尤其高興，因爲他哥哥要把那首新歌的唱法教給他。

剛走到街上，老婦人蔡娜看見了一大羣新俘虜，在他們的後面，是保加利亞的兵士。她看來那好像就是司托因，因為他是與他那樣相似。不，這不是他。她要問他，他帶來了她兒子的問安沒有；但是因為她是第一次看到俘虜，把她的注意移到那上面去了。

——親愛的上帝，她對自己咕噥着，這些人就是塞爾維亞人嗎？他們都實在是一些好好的人啊……他們那些不幸的媽媽……她們不知道還知道他們不嗜，小夥子們，等一等！

於是她跑進家裏立刻拿了一瓶白蘭地出來，招呼那些塞爾維亞的兵士們來喝。那個押着他們的兵士，好心的微笑了，便停住他們。

——多謝，多謝。那些疲乏的俘虜回答說，他們喝了這甘美的白蘭地以後暖過來了。

——現在還有一小口留給我，祝你健康，老太太！這個保加利亞兵很快活的喊着，於是把瓶中最後一口喝了下去。

——全都是基督徒……他們爲什麼會打仗呢？……年老的蔡娜很奇怪。她看着那個夥伴走了以後自言自語的說。

*

*

*

*

*

休戰了。

聖誕節快到了，兵士們都請假開始回家。維特蘭已經回來了好幾個。祇有司托因沒有回來——不但他本人，並且連他的消息也沒有。老婦人蔡娜着了急，發起愁來，她往壞裏想起來了……一天一天的過着，她不停的望着大門，看看是否有人敲門。蘭該耳·司徒益懦夫回來了，定哥的兒子彼得也回來了，那司塔瑪托夫兄弟們也都回來了。她起來，走去問他們——但是他們都不知道。他們在某一個時期會看見司托因，以後就不見他了。她的心沈重了，她在家裏彷徨着，好像失了魂一樣，只想司托因。

——媽，叔叔的地米特羅回來了！她的女兒琴娜從大門口帶喘的跑來喊着說。

她又站起來，走向地米特羅。

——地米特羅，你回來了！很好，司托因呢，他在那裏？

但是地米特羅也不知道……也許有人把他送到維丁去了，地米特羅費了一句，因為他可憐這個母親；也許他從那裏由另一條路回來，這個作難的兵士咕囁着說。

——我的上帝，我的孩子是留在那裏了啊！她啜泣起來。

她出去到了司徒嬌卡那裏，到了大門口她的心就跳起來了。她以為司徒嬌卡就要對她說，她已接到了司托因的問安的信，說在聖誕節的時候可以回來。司徒嬌卡至少也得說出一些好的消息來。事實却是不然，她沒有說什麼，祇是她的眼睛却是紅着。

*

*

*

*

*

整個村子開始活動起來了。人們歡迎這回來的一聯隊。於是在街道的中間，正巧是在老婦人蔡娜的門前，人們在地上埋了兩根相對立的柱子；在

兩個柱子的頂上又架了一個弧形的橫木，人們從山上採來一些芬香的松枝圍繞在這個穹門上邊，又在上邊掛上一個橫匾，上面寫着「歡迎勇敢的兵士！」末了人們用三色國旗把一切都裝飾起來。凱旋門是作好了！

戰勝的兵士來到了，走了。

但是沒有司托因！

「他許是來的晚一點，他許是要恰好在過節以前來到；他不能夠留在外邊過節呀；現在還有一些兵陸續回來，到傍晚還得大半天呢；他也就要回來了。他知道在家裏有許多人很心焦的等着他。」不幸的老婦蔡娜這樣想。

*

*

*

*

*

第二天的清晨，老婦人蔡娜很早的就起來到教堂裏去。她把司托因給她送來的那個佛郎換成小錢，買了好多蠟燭，在神壇上所有的聖像前面都點上了。然後臉上帶了欣悅的顏色回到家裏。

無論如何，無論如何，今天他會來，明天就是聖誕節了……還有時候

……她對自己咕噥着說——聖母啊，你使他回到我這裏來罷，我的小天使

……耶穌基督，使我快樂點罷！……

琴娜又跑來告訴又有些村人回來了。

這個媽媽的臉色變得不高興了。

——我聽你告訴我的消息已經够了，像人家一樣去接接你的哥哥去！

她生氣的咕噥着。

——媽，我也要跟小妹妹一塊去！拉都爾朝喊着說。

這兩個孩子一同跑着穿過滿了雪的街道，到了野外的大道上。

而老婦蔡娜却仍舊在門口等着。

極冷的風從山上吹來。山頂和山谷的黑暗的地方都被雪蓋白了。天空是灰色的。一羣羣的烏鴉在路上飛或是落在光禿的樹枝上。這裏或那裏通到近處山上的道路，黑壓壓都是一些要去接人的人：少女、小孩、老女人……因爲這會還有一些才回來的兵士，他們或是一個，或是一羣。琴娜和拉都爾

朝經過第一羣，經過第二羣，經過第三羣，越走越遠了。他們要先看見司托因並且向他行禮。雖然下着的雪把他們的眼睛都弄花了，但是他們祇要看到司托因就會認得的。

道路升上去消失到小山後面了。人們什麼都不能看見了。琴娜和拉都爾朝着山頂走去，那裏風更強烈的向他們吹來了。兩個兵士忽然從路的拐灣處出現，身上蓋滿了雪，不是他。

——喂，還有兵從上邊下來沒有？琴娜向那兩個兵士問。

——小姑娘，我們不知道；你是等誰？

——哥哥！拉都爾朝回答說。

那兩個疲乏的兵士走了。

琴娜又向前望，他們都覺得冷——她打戰，拉都爾朝也凍得打戰，但是哥哥來了呢——他們要等着他，因為他們若接不着他，媽媽會罵他們或是要哭的。

一輛四輪馬車出現了，裏頭有兩個人，頭上包着頭巾，身上圍着溫暖的皮衣。那輛車子從他們身旁經過的時候，琴娜擋住馬攔住了路。

——先生，還有兵從上邊來沒有？

——我不知道，小鴿子。車子裏的一個人說，並且拉開他的頭巾帶了驚奇的眼光看這個凍得紅紫的小姑娘。

車子又向前走了。

兩個小孩子在那裏不動，幾個鐘頭過去了。山上的風更猛了，吹得他們的臉上發痛，吹動他們的衣裾，雪越下越大，但是他們一點不動。目不轉睛的望着那拐彎的路角，他們不停的看，希望有什麼活的東西出現。突然琴娜的心跳起來了。一羣騎兵顯現出來向着這裏跑了來。那麼好多兵！他們的哥哥一定在裏面了。她不瞬眼的望着。騎兵近了，喧嘩的從他們旁邊過去而消失了。琴娜向着兩個走在後面的軍官搖手。

——隊長，我的哥哥來了沒有？她眼裏含着淚問。

軍官們停住很驚訝的望着。

——誰是你的哥哥？其中有一個問。

——哥哥司托因！我的哥哥司托因！拉都爾朝很心焦的喊着，心裏奇怪怎麼穿得這麼好的軍官會不知道司托因是他們的哥哥。

——那一個司托因？這個作難的軍官重複着說。

——維特蘭的司托因！琴娜很肯定的回答說。

這個軍官和他的同伴說了些什麼，於是像感覺興味似的又問：

——你的哥哥是騎兵嗎？

——他，他，……這個可憐的女孩子不曉得了，不知怎樣回答才好。

——他沒有跟着我們，女孩子。

——回到村子裏去吧，不然會凍着的。另一個說。

於是兩個軍官用踢馬刺踢了踢馬，又去趕上他們的騎隊去了。

琴娜放聲哭了，拉都爾朝也哭起來。他們的手和腳都因冷而凍麻木了，

臉頰也紫了。通到村中的那條大路他們可以一眼全都看到，現在已經空了。沒有人了。等的人已經回了家，因為天黑了起來而風也更颯得刺骨了。祇有那騎兵們還看得見，他們去遠了，風把兵士們歡呼的聲音送了過來。那時琴娜和拉都爾朝也向村中走去。

夜落下來了。他們把手縮到袖子裏向前走，哽咽的哭着，想念那在門前等候着他們的媽媽。

又一個駕着三匹馬的車子在他們的後面鑼鑼的響起來，是從山的峭壁那裏來的。

——先生，還有兵從那裏來嗎？

車子很快的從他們旁邊過去消失在暗中。

帶雪的狂風虎虎的叫着。它是從西方，從戰場那裏來的；在那皮羅特附近的葡萄田中，司托因的墓上已經蓋滿了雪。

兩種才能

斯塔瑪托夫作

馬車在旅館，說得更確實一點，在小客棧的門前停住了，伊爾莫夫下了車，叫人把行李搬上樓，付了車夫的車費，給了他酒錢，便走進旅館樓下的咖啡室裏去。

旅館主人很尊敬地迎接了他。

——你在樓上給我預備洗澡，晚飯弄一點輕淡的：鷄湯和半熟的雞蛋。我的胃軟弱一點，不能夠什麼東西都吃，——他替自己辯白。

旅館主人全答應了。他知道這樣的胃是會多給錢的，況且這位先生好像是個身分很高的人。那種樣式的冬季大衣他只在蘇斐亞看見過。咖啡室裏的人都注視着這個新到的旅客，一聽說那預定的晚飯都微笑了。他們似乎不相信人的胃會不一樣，似乎不相信會有一個保加利亞人不能夠消化這個世界上的某種東西。

旅館主人陪着新來的旅客上樓去了。大家都開始談起話來。

——這位是誰？

——是一個工程師……——有一個人說——現在有很多這樣的人經

過這兒。

——一定是一個視查員……

——視查員！……——另一個人笑起來了。——他在這兒視查什麼？這

一帶地方總共也找不出一百個錢來。

——也許這個人不過是經過這兒就是了。

——他上那兒去？我們就在世界的盡頭。

一點鐘後伊爾莫夫下樓了，洗了澡，梳了頭髮，換了衣服。他在一張桌子的旁邊坐下來，桌上堆滿了報紙，可是他不敢動它們一下，因為差不多所有的社論都被各種的食物沾污了。

——吃的東西弄好了嗎？——他問。

——請先生上那另一間屋子裏去，官吏們都是在那兒吃飯的。

伊爾莫夫走進了那間屋子，看見裏頭有五六個人，都是本地的大人物。他們有的看報，有的談論廚房，批評去年的廚子。伊爾莫夫坐下來，大聲咳嗽了一下，把餐巾扣到領子上，又把空盤子和刀叉等食具挪到旁邊，就在那裏等着。一會兒鷄湯拿上桌了。那幾個人也丟下了報紙，停止了談話。不由自主地把這新來的人打量打量。好奇心，雜着嫉妬，在他們的眼裏顯現出來了。他們本能地仇恨這個人，這個從另一個世界來的人——那裏，他們從前沒有到過，或者，如果到過，未必能再去一趟。可是他壓根兒就沒有注意到他們，或是假裝着沒有看見他們。這麼一來，他們更加懷恨了。假如他們準知道他不是個身分很高的人，準知道他不該抓住他們的領子把他們扔到地球外去，那麼他們就要跟他開一個本地的玩笑了；可是個個人都以為他是中央某部裏的大人物。

吃完了晚飯，伊爾莫夫跟旅館的人說，咖啡要拿上樓去，早晨要早早地

叫醒他，說完了就到旅館樓上去了。個個人的嘴都張開着。

他們跳到旅館主人跟前去打聽那個人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大家都完全失望了，擰着鬼臉，那新來的人在旅客簿上所寫的是：「作家。」

——看他！……我差不多把他當作總視察員了。

——該死的作家們！……難道他們靠鷄湯活命嗎？

大家都安心了。有幾個人，在片刻以前還打算這天晚上看一看賬目，這時候却叫侍者把棋拿來。而樓上，在他們的腦袋上面，一個保加利亞的作家沒有睡覺，也許正發着脾氣，把他們推到他筆底下去了，可是誰也不願意知道他。他不能夠破壞他們的安寧，他不可怕，他不是個視察員。

第二天，伊爾莫夫到中學校裏去拜訪一個教師，這教師是人家介紹給他的，爲的是幫助他搜集一部新歷史小說的材料。教師一聽說是伊爾莫夫，就差不多暈倒了，過了片刻，他不得不承認他自己差不多可以說沒有讀過

他的作品。

——唉！你不知道，伊爾莫夫先生，外省的地方多麼摧殘人，尤其是摧殘我們這些教師們。這地方吸收我們所有的血，結果我們都變成乾屍了。我們並不是缺少時間和讀物……不是，但是爲什麼用功呢？在這兒活命，在這兒死，我們從前讀過的書就已經够多了。保加利亞把我們犧牲了，我們爲着一塊麵包只好這樣。我們在這兒失掉了生活的欲望了，一個人沒有這個欲望，不是死屍，至少也是病夫。我們一輩子都吃得少。

伊爾莫夫沒有回答他。他繼續着說：

——你也許對我說：讀書是目的，不是手段……那可不對，書本總是書本，不能夠代替活人。有時候我情願跟一個活得快樂的傻孩子在一塊兒，覺得他比歐洲作家們的一切作品都好。有書無人是可怕的。書會引起幻想，開胃口，可是政府早已通告禁止幻想，禁止吃得太多。你知道嗎，我有時候想從這兒逃跑，眼睛看見什麼地方就跑到什麼地方。上蘇斐亞去，在啤酒店裏當

個跑堂的——那兒的生活永遠比我們的生活充實得多。假如我是拿破侖，那我就要把所有的小城市和鄉村都毀滅了。飢餓，窮苦，雖然可怕，可是沒有這兒的孤獨可怕……這兒一切都是跟世界完全隔絕，真可怕。我們在這兒並不要有火車，只要有馬車就快活得跟小孩子一樣了。詩呵，音樂呵，歌曲呵，我們都不熟悉了。女人的撫愛我們也忘記了。一個鄉下女人有時候吸引着我們，比你們跳舞會裏的露肩袒胸的美女吸引着你們還要利害些。我們在這兒都乾癟了，跟木乃伊一樣，不過是在預算表和政府准許我們的範圍內，我們還在呼吸，思想，感覺就是了。

伊爾莫夫聽着他說，對於他的牢騷完全了解。而他在靈魂的深處覺得很滿意，因為命運沒有叫他過那樣的生活。那是他絕對不能夠忍受的。「不幸的人們！」他心裏想，並且覺得簡直用不着安慰那教師一下。

他們在城裏走着，偶然走過一所高的，兩層的樓房，房子下層是一個商店，後面是一個廣大的院子。

樓上有一個洋台。

——這所房子是誰的？——伊爾莫夫問。

——是一個富翁的，可是現在一切都歸他的女婿李諾夫斯基管理了。大概你不知道他，這一帶地方完全在他的口袋裏裝着。他不久就要當議員了，可是他早就應該吊死的。

——李諾夫斯基！……我從前倒是認識一個這樣的人。他在法國研究過法律，後來他因為假造文憑的事情跟法庭鬧了一場。

——這是很早的事情。現在他連嬰孩吃的奶都假造了，可是法律不管他。

——他就是那一個李諾夫斯基嗎？

——當然是他，難道能夠有第二個李諾夫斯基嗎，保加利亞全國只有他一個。你只要看見他……他什麼也不怕，什麼也不承認。

過了一會兒，他們分手了，伊爾莫夫便到飯店裏吃飯。

在他吃午飯的桌子旁邊坐着一羣男男女女。

他的食具在桌上放着，可是，要走過去，他非得要攪擾他們一兩人不行。

——對不起！……——他很客氣的說。

那一羣人隨即對他告罪，說把他的桌子佔領了。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請你們，我很樂意……——五分鐘後，他

跟大家都認識了。

——醫師伊伐諾夫……

——法院推事藍可夫……

——教師馬爾可夫……

——上尉謝悟羅諾夫……

——某某太太……及其他。

過了些時候，一聽說伊爾莫夫明天要到一個鄉村裏去——他們也就決定了到那裏去，到那邊境上的上尉家裏去作客去。

——我們帶着些吃的東西，喝的東西……

——正好這幾天晚上有月亮……

——就要在晚上坐馬車……坐雪車，——女太太們堅持着。

——用錢由大家均攤，——有一個人大聲地說。

——一想到明天的宴會，大家都高興了，於是個個人都開始注視着是否這時候會有人做東。

——誰也不願意做東。忽然伊爾莫夫用玻璃杯敲了一下桌子。飯店主人便走上前來。

——拿啤酒來！

——幾份？

——怎麼幾份？我們是幾個人？七——八——十份。

——大家都張開大嘴癡笑起來了。

——還有……——伊爾莫夫繼續着說，——還要配酒吃的菜……多

一點兒才好，還有女太太們……她們喜歡吃什麼？

——她們也喝啤酒，——有個人說。

女太太們都微微笑了一笑。啤酒一到，大家就對伊爾莫夫舉杯祝頌。伊爾莫夫努力跟他們親善，問他們的事情：他們怎樣生活，他們到什麼地方去，他們有娛樂沒有。

——頂好是不要問，——那上尉說，——我們在這兒簡直是活埋着。從蘇斐亞軍人俱樂部落到這樣的畜生窩裏頭……

——哈，你們軍人們，你們抱怨什麼，你們才是保加利亞的驕子呢，——那醫師開始說。——你在這兒幹什麼？你整天不做事，晚上又在這兒坐着，一到每月一號就是……就是四百多佛郎……

——不完全是這樣……我們不是防守邊境嗎！塞爾維亞人……我們一聽說怎麼樣就預備打奧國。

——他們預備臘腸給奧國……你問一問我們這班苦人吧。你在地

方跑一個月試試看，白天你沒有工夫吃飯，晚上人家也不讓你平安：誰一發燒就叫醒你，你去了可不給錢，什麼人都是……朋友。好像醫學跟友誼有什麼關係似的。

——這地方在健康方面怎麼樣？——伊爾莫夫問。

——怎麼樣？害病花的錢一年總有一萬佛郎，可是你一個月掙不着五十個佛郎。這兒的人是這樣的，他們死都可以，就是不給醫生的錢。

——薪水一定是不够吧？

——不够吃麵包的，況且，你是知道的，科學向前走，不等候你……需要新書，刊物，深造。

——你別說了，光從酒店裏，爲了發證書，你今年就撈了五百多佛郎。至於我們呢？你以爲怎麼樣？乾脆就是二百三十六佛郎三十六個生丁，無論怎麼幹，也總是這樣。我們這地方全歸你管，你處置人命，你把人吊死，而你自己過日子却好像窮書記似的。結婚你都沒有錢，——那推事說。

——你怎麼不當律師呢？

——我是要當……還有兩年我就要得年金了。

總而言之，連一個滿意的人也沒有——大家都被保加利亞得罪了。伊爾莫夫沒有打斷他們的話。

——我以為，——那上尉繼續着說，——我們總得要有一個像樣兒的軍隊，要不然就解散它。軍隊是國家的生命呀。別忘了，軍官不是政府的。「假如你想望和平，那你就預備戰爭吧，」拿破崙說過——所以，好好的報酬你們的軍官們吧。

——最重要的就是人民應該健康：人民有病，市民有病——兵也就有病了。「健全的精神寓於健全的身體。」所以醫師們是應該受最好的保障的。

——一切事情的最後的目的，是正義——找我們的也有文官，也有軍人，也有有病的，也有健康的……我不記得是那一個哲學家說過的，英國保

持着全部的海陸軍，爲的是叫少數的司法官執行職務。這就是推事們的位
置所以應該最穩固的理由。

在那一班人裏頭坐着一個鄉村的民衆教師。他聽着他們的談話，却不
敢抱怨一聲：他不好意思在大庭廣衆的面前宣布他所得的薪水，而且他又
不知道某某學者說過一句擁護保加利亞的民衆教師的話。

沒有過好久，伊爾莫夫又給每一個人叫了一份啤酒。漸漸的他們的談
話失掉了學術的性質，大家都開始說各種保加利亞的帶着地方色彩的笑
話了。有幾個笑話稍微有點兒過火，女太太們立刻就擺出那麼純潔的面孔
來，弄得那些故事的趣味全都消失了。後來他們又唱起歌來。伊爾莫夫第三
次叫來了啤酒，大家真是痛快極了。有幾個人居然問他到什麼地方去找他
的作品去。

——嘿，他們作家們是揮金如土的，——有一個人輕輕地對他的旁邊
的人說。

——當然是這樣，他們的智慧不花錢就有的；他們坐下來，胡寫一陣，譏笑譏笑人家……馬上就是一百佛郎。據人說，伐作夫用他的小說蓋房子。

——我們絞盡腦汁，一個月也不過兩百佛郎。

唱完了歌，他們把桌子挪到旁邊去，看見兩個吉普賽人在一個地方睡覺，把他們叫醒了，於是跳舞便開始了。有一個時候他們這班人真是興高采烈，所以一聽見伊爾莫夫對飯店主人說今天由他會賬時，他們就居然喝采了。

——倒是不好意思——有一個人對他的朋友低聲說——這個人在這兒算是我們的客，我們倒讓他做東。

——誰強迫他，他自己願意……

——不合禮，我們也應該給些錢。這個人會把我們看成什麼樣的人呢？他會在一個地方描寫我們的。

——那他又可以得錢了。

這天晚上的歡樂一直繼續到早晨四點鐘。飯店主人對於那作家也很滿意，當大家起身要走的時候，他跳了起來，親自把大衣遞給那作家。他們出來走到街上，大鬧一陣，鬧得這個被主教統治着的小城市裏頭的人全都驚醒了跳下床來，好像是着了火似的。可是警察局長跟他們在一塊兒，還有兩個巡邏的警察恭恭敬敬地向他們大家行敬禮。

自從那一次跟那教師談話以後，伊爾莫夫在街上遇見了李諾夫斯基兩三回；可是他在遠處不是往回走就是拐到別一條街上去。他實在不願意見李諾夫斯基，因為他當學生的時候就是不跟他握手的——尤其因為他知道了他現在發了大財而且在這一帶胡鬧。人家從前說他這個人是什麼事都會做的……說他一輩子是肆無忌憚的，到現在看起來，這話真沒有說錯。

可是有一次他們偶然臉對臉碰到一塊兒了。伊爾莫夫不知所措，只得站住。

——伊爾莫夫！是你嗎？我——我知道你在這兒，就找你了。人家跟我說，你到鄉村裏來了……搜集搜集材料寫一篇新的戲劇……或是小說，我不很明白這些事情，可是你的作品我是讀過的。你總是向高處飛，描寫火星上的人們……總是好的……總是英雄豪傑——連一個壞人都沒有。你在這兒還要勾留一天半天吧，是不是？我願意見你，跟你談談話。我們多少年不見了！我們從前還是同學——今天……今天晚上就在我家裏用晚飯好不好……？

不要……不要……這個是決定了的。

——恐怕不行——伊爾莫夫躊躇的說，——我今天晚上得要幹一點兒工作。

——別幹什麼工作……你回到蘇斐亞再工作吧。在這地方的空氣裏頭，你上那兒工作去？現在我們就一同上我家裏去吧。

——可是那兒有人等着我。有一個教師，我跟他有約會。

——讓他等着……我打發底下人去告訴他說你在我家裏。你上那兒

去吃什麼東西？那個科爾約老頭兒給他們那樣的東西吃……我餓我的豬比較起來也強得多。

——可是他們那兒特別爲我做菜。

——我也是特別款待你，還有酒——你沒有喝過那樣的。這一帶地方的酒完全由我供給，可是喝酒的……只有我一個人。無論如何，我不讓你上那兒吃飯去，不要去看那一班官吏們——你給他們什麼吃他們就吃什麼。他們沒有權利吃好的。他們的胃容忍那個科爾約老頭兒的毒物一連串得要容忍十五年……那麼多。過後就是下葬，年金……孤兒，未來的官吏這一套。我們胡說一陣也說够了，我們走吧。你想不到我是多麼滿意。

——說實話，我們不能去，我覺着疲倦。

——你聽着呵，伊爾莫夫，我要疑惑你簡直就是不願意上我家裏去。大概這個地方的紳士們對你說了我什麼壞話吧。

——爲什麼呢？誰對我說你呢？

——誰……大家。他們個個人從前都想把我推下水去。他們到現在還不能原諒我，因為我一個外地的人跨在他們的脖子上了。可是我怕蚊子——它們不整人，只是嗡嗡叫。我知道大家都是……你從前在西歐的時候也是斜着眼睛看我……可是過去的事已經是去了。我知道現在你是個作家——名人……而且，也許有一天這條街就叫你的名字，因為你常走過這兒。可是目前在這條街上我自己有一所房子，那你就應該在我家裏作客。我們談談西歐，談談文學，談談你。現在閒話少說，我們先到一個酒店，再從那兒到我家裏。

伊爾莫夫不敢推辭了——禮貌戰勝了。「從近處看看這個人也好……看看他到底在那一方面還保持着人性。」他們便向前走，隨即走進了一個大酒店。在酒店的破舊的空桌子旁邊坐着三五成羣的鄉下人。強烈的白蘭地酒的氣味弄得那個蘇斐亞幻想家的嬌嫩的鼻子呼吸不通。他不由自主地把臉擰皺了一下子。「這實在也算國粹，」李諾夫斯基微笑着說。

「這氣味沒有你在你的小說裏把它描寫得那麼香。」——酒店右邊有一個門通到一個鋪子，裏面各種貨物亂七八糟地堆得滿極了。從另一個門看過去，可以看見院子。幾個又大又肥的豬就在台階旁邊安靜地躺着。還有兩個人壓倒一頭牛，另一個人手裏拿着一把小尖刀。一會兒那隻手帶着刀就插進牛的咽喉裏去了……可怕的痙攣搖動着牛的全身，四條腿失望地打着地上把繩子扯得很緊。這頭牛慢慢地死去，兩眼嚇得睜着，深深地感覺到那對它所用的暴力，可是想不到它的兄弟們在西歐簡直就不會感受臨死的痛苦。伊爾莫夫忍不住地把眼睛轉開了。李諾夫斯基却安靜地對牛望着，忽然又跟伊爾莫夫談起話來。

——不像你的題目，這是生活。這種題目是粗俗的……非藝術的，可是它的報酬比你的大，大得多。你看見了沒有，你看那兒，那個豬，在泥裏躺着，好像是在「皇家」旅館裏似的。你知道嗎，我從他身上所得的獎金，比你最近參加懸賞徵文的那篇戲劇所得的獎金還要多。請原諒這個比較，可是的確

是這樣。這種情形都是毫無詩意的，但是我認為重要的就是結果。錢總是一樣的錢，無論是給一部言情小說的錢，或是給打掃毛廁的錢。可是這件事情大家不願意明白，所以就會有不幸的人了。我知道你的意見不一樣：對於你金錢也是有一部傳記的，它也應該純潔，高尚。其實在這個世界上不乾淨的工作倒是掙得多，因為不是個個人都幹這種工作。——過些時候，他們出了那個店鋪，便向李諾夫斯基的房子走去。

伊爾莫夫從側面把他的同行者打量了好久，對於他的安靜，無憂無慮，和快樂的心情頗覺驚訝。「難道他什麼都不感覺嗎？難道他什麼都忘了嗎？難道跟豬在一塊兒就把他的人性完全摧殘了嗎？……」他們走到了那所房子，上了樓，穿過了一個大走廊，隨即走進了一個廣闊的飯廳。這飯廳是按照蘇斐亞的格式佈置的：一張大四方桌子，幾把高的木製的安樂椅，牆旁邊是一個大食櫥。桌上擺着食具，中間放着各種白蘭地酒和孔雅克酒的小瓶子，還有各式各樣配酒吃的菜。從這飯廳的一個開着的門看過去，可以看見

客廳裏面的一角現出一架鋼琴，琴上面懸掛着國王的畫像，其餘的牆上還有各種的風景畫——屋子裏到處都是精美的家具，又沒有套子遮着。伊爾莫夫驚訝極了。他倒是看見過比這些家具還要美麗的家具，不是他自己的，是別人的；可是，不知道什麼緣故，他心裏覺得不高興。李諾夫斯基對於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

——你驚訝，是不是？你從前在西歐不把五十個生丁借給李諾夫斯基，因為你知道他是不會還你的，現在在這兒的就是那一個李諾夫斯基嗎？可是這所有的東西跟你的命運比較起來算得了什麼呢？……光榮，不朽，紀念碑……不要驚訝：無論如何我們活着也總算有點兒成績，雖然不能幹。

——你還說不能幹，我看你真是神通廣大，——伊爾莫夫微笑着說，——這所有的東西我一百年也弄不到手。

——你把什麼都改成思想和比喻，我們呵，我們把整個的腦子全變成丁錢。

這時候從走廊裏傳來了一陣喊叫聲，好像是一隊兵攻擊那房間似的。房門砰然一聲便開了，李諾夫斯基的孩子們，喘着氣，陸續地走了進來。

——你看見了吧，我們並不光養豬，——李諾夫斯基微笑着說。小孩子們一面繞着他們的父親走，一面好奇地注視着那位客。——給叔叔請「日安！」——小孩子們陸續地走到伊爾莫夫跟前去，很自滿地伸出他們的小手來跟他握手。

——小孩子們又好看，又健康，——伊爾莫夫說。

——他們的生活享受着充分的自由，打他們是不許的。我也有主義。兒童是不應該受恐嚇的，爲的是叫他後來一輩子不怕任何人。他們並不特別喜歡讀書，我也不讓他們過分用功，可是中學他們是都可以讀完的，以後就把好的跟壞的分開。有的送到外國去，有的留在我身邊，只是不做官——他們用不着，我從現在就把每個人的年金規定好了。

——嘿，伊凡奇，上這兒來。

有一個小孩便走到他的父親跟前去了。

——伊凡奇，你願意當軍官嗎？

——我不願意，爸爸。

——文官呢？

——不。

——教師呢？

——不，爸爸。教師們都是穿着破褲子走路的。

——那麼你願意做什麼呢？

——商人，爸爸，跟你一樣。

——爲什麼？

——因爲大家都會來求我的錢，可是我誰也不給。

——李諾夫斯基微笑了，伊爾莫夫可不高興了。

——現在，孩子們，離開這兒！——李諾夫斯基說，——今天你們在你們

的屋子裏吃飯，下午彼得把車子送你們到田莊上去。你們願意不願意？

——願意，願意……——過了一會兒，孩子們就到走廊裏去了。

——紀律，仁愛……不用暴力，也不為感情所支配。

——你知道嗎，你的教育有點兒奇特，你會把孩子們的人性摧殘完了的。難道你從現在就預備他們做高利貸者嗎？

——往下說吧，往下說吧……我們知道那些理論，幸虧我們從前拋棄那些理論不算晚，要不然，我們爲了他們不久就要住在街上了。無論如何，無論我怎樣，我相信，你會承認，我總不願意害我自己的孩子。

——當然了，可是你的理論是錯誤的。人生本身就會使最富有情感的青年冷淡下去，所以用不着一個專門學校。假如你現在就已經開始把他們的那些本能喚醒起來，那他們就會變成野獸——變成吃人的人了。

——我並不預備他們當傳教師。人生是一個動物陳列所，假如你問我，你寫你的戲劇是爲誰寫的，那我可不會明白。那些戲劇我讀過幾篇，還有一

篇我看見在台上演過。跟你說實話，我不能够明白，怎麼聰明人會希望你所幻想的天國，不論何時，不論何處，可以來到。

——難道我們就回到原始的狀況去嗎？

——爲什麼回去，好像現在我們不是在它裏頭似的！你聽着呵，伊爾莫夫，我們不會互相了解，我們是不一樣的泥造成的。你不是「現在的世界」的人，我呵，我只是一個保加利亞人，從頭到腳後跟，中間一個大肚子，我用它呼吸，感覺，生活；我知道有一天我的孩子們會感激我的。你會說：我有錢，他們有了保障……爲什麼還要那樣教育他們呢？這話可不對，我的親愛的！這個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是靠得住的。你，你什麼也不怕——你的腦子誰也不能够拿了去，可是最結實的房子，只要警官一到，就煙消雲散了。你不怕他，可是問一問這一帶地方的人，那一樣更可怕：是虎烈拉還是他？明天一閉眼，什麼都會倒掉的。誰也來了，什麼親戚嘞，保護人嘞……律師嘞，法院嘞……這些事情我們是很熟悉的。因爲這個緣故，我才教他們現在就要會張牙露齒

才好。別忘了，我們是活在保加利亞的，這些話也說够了……現在我們用晚飯吧，我們先喝一杯……你喝孔雅克還是喝梅子白蘭地？

——我隨便……

李諾夫斯基把玻璃杯斟滿了。

——祝你健康……這兒還有配酒的菜，不要客氣，我們彼此會面，我痛快極了。我知道，我知道……你不要辯白，對於你這一次見面是有點兒討厭的。可是我並不生你的氣，這個世界本來是這樣的。各人有各人的特性。你驚訝我——我驚訝你。頂好還是誰也不驚訝誰。這個世界上沒有一樁事，當它發生的時候，是值得驚訝的。你朝着客廳那兒看什麼？是鋼琴不是……難道你以為家裏一有鋼琴就有鋼琴師……沒有那樣的事情。你會問：我為什麼買它？爲了太太嗎，爲了孩子嗎？——什麼話！……嘿，是這樣，我買它是……爲了高興：這地方的人全都知道，只在我家裏有一架鋼琴。

這時候有一個高的，年輕的，美麗的女人走進房裏來。李諾夫斯基把她

介紹給伊爾莫夫。「多麼美的人！」伊爾莫夫不由自主的這樣想，而且，雖然是不願意，望了李諾夫斯基一下。

李諾夫斯基知道他的太太是會打動人心的，便很自滿地微笑了。他的眼睛對着伊爾莫夫說：「你看見了吧，我們在生活的這一方面也挑選得很得當。」

晚飯開始了。他們吃着，喝着，晚飯快完的時候，李諾夫斯基已經是半醉了。他居然開始罵起人來，也不管他的太太在那裏。忽然聽見隔壁房間裏一個小孩的聲音，太太便從飯廳裏走出去了。李諾夫斯基連續不斷地把杯子斟滿了酒，請伊爾莫夫喝，伊爾莫夫只是碰一下杯子，他也不看一看，自己舉起杯子來就把它喝得乾乾淨淨，於是又接着說話。漸漸地他喝醉了。他的臉通紅，眼睛熾熱，他的目光表示着一種直言無隱的態度，怪不好看的。

——我知道……我全知道，我不是作家，我不是心理學家，可是現在我從你的眼睛裏頭猜出了你所想的心思！這地方的人對你說了我……什麼

事都對你說了。

——誰也沒有對我說什麼，——伊爾莫夫替自己辯白了一番。

——這樣的事情是瞞不過我的，我認識人們，不過我不探索他們的靈魂就是了，我爲什麼要管他們的靈魂呢？一塊羊皮比它還更值錢。你別裝傻……至少你也知道那個關於文憑的故事，你不樂意跟我，跟一個僞造文書的人坐在一塊兒，是不是？你以爲我可恥，我以爲誰也不可恥……你聽見了嗎？——誰也不可恥。保加利亞就沒有可恥的人，所有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壞蛋——每個人在他自己的範圍以內。惟獨你們是完全特別的人物——你們靠空氣和榮譽活命，不要錢。嘿，我的親愛的，你們是作家——心理學家……你們認識人，可是不認識保加利亞人。你寫戲劇，你認識人生，但是你不知道怎樣生活。全保加利亞都知道你，在蘇斐亞的人都用指頭指你……你把智慧送給全世界，可是你自己一所房子也沒有。我知道你飛得很高，我知道對於你我是一個無關緊要的骯髒的蟲子——一個蟲子；我知道你現在討

厭聽我說話，你是因爲沒有人看見你才坐在這兒。在蘇斐亞你就會拐到別一條街上去，假若你遇見了我；可是你也曾經使你的智慧注意到我的生活上來過嗎？……當年全保加利亞都罵我，因爲偶然發現了我的文憑是假造的。立刻電報打倒西歐各大學去，又跟檢查官審判官通信——簡直要把我活埋了。於是大家就對我起訴——自然他們敗訴了，個個人都疑惑。我現在也不瞞你說——我是祕密運動成功的。我不但是祕密運動，我不但會作那樣的事情——假若我不會祕密運動，那我就要放火把整個的法院都燒了……把蘇斐亞都燒了。嘿，朋友，什麼誠實嘞，理想嘞，主義嘞，你談這些東西是很容易的，你是誠實的父母生的，生在一個暖和的屋子裏頭，你在小學的時候，就已經帶着小手套，穿着橡皮套鞋；在中學的時候帶着錶和錢口袋，你父親親自把你帶到西歐去，他親自把你安插到一個供膳宿的學校裏去，爲的是不叫小孩子的小胃出毛病。我可不同了，我一生下來就是赤裸裸的走上街去，一直到十歲爲止，我在路上漂流着，在客棧裏，在酒店裏，在剃頭鋪裏侍

候人。後來有一個更聰明的傻子收留了我，給我飯吃，送我上中學讀書。他家裏的生活美極了！一直到那時候，我向來沒有天天吃過飯。真的，學問走得不快，可是我也讀完了五班。後來我跟我的恩人鬧翻了，你知道爲什麼？他，該死的東西，說我偷了他太太的做裝飾用的金錢。我是不隱瞞事情的人……我現在把這一帶地方的皮都剝下來了，假如我有執行的許可證，我就會把嬰兒從母親的懷裏搶走的。我用攪雜的酒毒害這地方所有的人，我用腐爛的乾肉養我的底下人。我是流氓，我是驢子，我是豬——比在我店裏看見的那個豬還要大，可是那些做裝飾用的錢我並沒有偷。並不是我不需要錢，也並不是我不知道那些錢放在什麼地方……不是，而是因爲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傻畜生，跟你一樣……我還有主義：我以爲偷東西是有罪的，以爲因捱餓而屈服不是英雄的行爲。我離開了他，開始過那小職員的生活——當了個書記。在我們那時候，大家看書記就好像現在看你們作家似的，不過書記領薪水就是了。兩年以後，我就有了漆皮鞋和手杖了——並且居然儲蓄了

一些錢。後來我聽了幾個中學同學的忠告就決定上外國去研究法律了。那時候學校還是無論什麼人都收留的。我去了，入學了，研究了一年半。我還得要研究一年半——可是我把錢吃光了。你們在西歐留學十年五年的，每月都有郵政人員把藍色的匯票送到你們手裏，你們也知道沒有錢的滋味嗎？——也知道給全世界的人都寫信可是沒有人給你寄一個生丁的那種滋味嗎？你那時候看不起我，因為我沒有錢買菸，現在大家都巴不得吃我的腦袋，因為我有好些錢——因為我什麼都能買。他們巴不得吃我的腦袋——同時他們又羨慕我。就是你也羨慕我——可是你會說我是靠卑鄙的行爲賺來的……就算是這樣吧。你知道什麼是卑鄙的行爲嗎？你不知道……它也是一種才能，也是天生給人的，跟你的才能一樣。有的人人生下來就是個有才能的作家——又有人生下來就是個有才能的流氓。你明白了嗎？

他停住了一會兒，把酒倒在他的杯子裏，喝完了，揩了揩嘴，又更加興奮的接着說下去。

——現在我彷彿記得，有三天我什麼也沒有吃——那時我第一次想到這個世界上沒有公道，雖然我是研究法律的。如果我不到西歐各地方去找麵包和工作，我幾乎活不下去了。有一天，天氣很好，我絲毫不受良心上的責備就把我的文憑造成了。跟你說實話，我比好些別的人還更應該得文憑。就是現在我所有的官司也都是我自己打，一個錢也不給律師；我打官司全都是用詐術欺人，我把這兒最有名的流氓都打得一敗塗地了。我走過街上，沒有人看見我不發抖的。我穿進了個人的腦子、靈魂和口袋，可是我睡得很安，像一個初生的嬰孩似的。我也不患失眠，也沒有吃不下的時候。你爲什麼那樣看着我，伊爾莫夫？你驚訝，不相信？你以爲我是說着玩的，我是假裝的，我是喝醉了才那麼說的嗎？不錯，酒把我的舌頭解開了，可是我清醒的時候也總是那麼想的。你是個奇怪的人！你爲什麼對我定着眼睛看，好像是到了愛飛爾塔的上頭似的。你不能夠從那兒……不能夠：你的腦袋很容易昏迷的，你會摔倒的。你們胡思亂想，以爲你們是這個世界上的優秀分子，以爲你

們生下來特別是爲了整頓世界的。這都是空話……不是那麼樣，伊爾莫夫！而且不只是你；就是易卜生，就是托爾斯泰也不能改造世界——我，還有跟我一樣的人，可要改造保加利亞，因爲我是力量，權威……我會把一切在面前出現的東西都壓成粉碎的。我現在跟豬在一塊兒——明天你就要在國會裏看見我了。我把法律制定出來，那你要服從我，不是我服從你。你還是繼續寫你的戲劇吧，假如你沒有別的工作。

他的眼睛燒着了。他的面色變黑暗了。一種帶着惡兆的火焰在他的目中彷徨着，就好像他重新遭遇着他一切的苦惱，因而在那裏恫嚇着某某人似的。

對於伊爾莫夫，那裏的一切：連李諾夫斯基，連那一套家具，連那一頓晚飯，全都變得討厭了。

他開始作噁心了，好像是吃了什麼壞的，不衛生的東西。於是他十二分地巴不得早早地離開那裏。

着說。

——嘿，已經是時候了，李諾夫斯基！——他從椅子上站起來，勉強微笑

李諾夫斯基蘇醒了，

——什麼？你就走嗎？我惹你討厭了，得罪了你……你覺得我可恥，是不是？你後悔不該來的，可是你別生我的氣，我不能把你說服，那可不怪我，將來我到蘇斐亞的時候，你可別逃跑不見我；也許你有用得着我的那一天。跟你說實話，要是我當時真像你一樣努力，我一直到今天一定總是在某地方當個書記，一定會以為保加利亞是為大家可就不是為我而設立的。

——嘿，再會……——伊爾莫夫說。

——再會……看吧，你到了蘇斐亞，看你胡寫一篇什麼關於外省的動物陳列所的文章，看你怎樣痛快淋漓的罵我，為了給現在的青年人一個道德上的教訓，請你把那份雜誌寄給我，我可不會生你的氣。我很清楚的認識我自己，假如我第二次再出世，我也總是這樣生活的。你可別見怪，伊爾莫夫，

我只要覺察到我的孩子在寫詩，我就要把他們的手割掉的。再會。

第二天，伊爾莫夫便離開那個小城了。

他在馬車裏坐下後，努力地思想着他的那部新小說，腦海裏排列着那些已往的純潔的保加利亞人的影子，但是不由自主地在他面前顯現着那醉醺醺的李諾夫斯基，他耳邊還響着他的討厭的聲音。

馬車到車站了。

伊爾莫夫上了火車。

可是在火車房間裏，坐在軟椅子上，他也不想蘇斐亞，雖然那裏有太太，有同志們，有文學在等着他——而他的舊同學的形態在他的眼前豎立着，像活的似的。

火車快到蘇斐亞了。

火車進站了。伊爾莫夫從車裏走了出來。月台上他的太太正在等着他。第一次他看出來了，她並沒有他從前想像得那麼美，也沒有那麼可愛。

他又看出來她的衣裳有點兒舊了，這是向來沒有過的事情。他們坐在馬車裏。他們到家了。

伊爾莫夫走進了他的書房——一個又小又矮的屋子，靠着牆旁邊擺着一張平常的木桌，桌上零亂地堆着些書和小冊子。不知道怎麼一回事，他在桌邊坐下了，沈思了。

——厄奇——他聽見了他太太的聲音，——來，晚飯弄好了。

——就去——他嘆了一聲，有點兒煩燥。

於是那個大院子又在他面前出現了，裏面有滿臉微笑着的，很自滿的李諾夫斯基……在他旁邊有一個年青的，美麗的，莊嚴的，微笑着的女人——在他們旁邊還有一個立着的，張着牙的豬，就好像它跟他們一塊兒在笑他什麼似的。

新年前後

斯塔瑪托夫作

司麥爾可夫今天覺得有點不大對勁。是怎麼一回事，他自己也知不道，但是有點什麼東西在他的腦子裏和靈魂裏抓着搔着。整個世界在那裏慶祝着勝利，發着光輝，在那裏歡宴，同時他却低着頭，緊縐着眉，好像他立刻就要把他自己投到電車底下去一樣。

在他的周圍，全世界在那裏被油膩的聖誕節舐着，一切都爲了新年的降臨而狂歡，要從它得到一點新的東西——只有他變得更煩燥了，好像有人犯了過錯，而他却仍舊在這充滿了罪惡的大地上活着一樣。他的熟人在回拜他的時候，無論是邀他到戲園裏去，或是邀他去看馬戲，都沒有結果。他什麼都不高興，什麼都不願意。

他是怎麼一回事？——從兩個月以來他就覺得自己永遠是這樣；文憑在部長的抽匣裏，可是在口袋裏沒有一個生了。但是爲什麼今天他特別對

於這個世界不滿，爲什麼他因了對於人們——對於同他一樣的人們的惡意而渾身發抖呢？

他病了嗎？上帝不要把那加到他身上吧！他全身的神經充滿了精力和生機，能够擔負起廿個人的快樂同狂歡來呢。

他是陷到無望的戀愛裏去了嗎？

那是不可相信的，他沒有受過那一種侈華的教導，但是戀愛的本身他却明白得很透澈，知道它不能使他發生難過。

但是爲什麼在街上走着，他覺得在他的靈魂裏有夾雜着失望的，惡意的劇烈痛苦呢？爲什麼那些自滿的軍官，那些肥胖的官吏，和那些在香水裏泡過的太太們的樣子，在他的心裏激起痛苦的憤怒來呢？爲什麼他在商業街的那些百貨公司旁面經過的時候，他在她的一生中，第一次對於那些他連認識都不會認識的富人們覺到有敵愾呢？

並且爲什麼他——譬如說在他眼前見到一個優雅的小姐滑倒了跌

在泥裏，而他却會很開心的笑得像摩非司特（註二）一樣呢？

像加因（註二）一樣的悲哀，司麥爾可夫在街上走着，向着路人投着蔑視的眼光。他蔑視他們，恨他們全體，一個都不漏。把世界上最有權威的人們和生活得最淒慘的人們都算在一起——在今天一切人對於他都是一樣的可惡。『卑賤的人們！一切的卑賤的人們……羣衆……惡徒！』他咕噥着說。他不能無動於中的望着那些建築物，那些小的歪扭的小房舍像是叫他思量自己的命運，而那些大的則好像是嘲笑他的無能。

『一顆炸彈……一顆炸彈……一切都到魔鬼那裏去！……新年……新世紀！……』他懷着怨毒喃喃的說着。在這個時候司麥爾可夫自己想要製造炸彈了，好把它投到那殘酷的愚蠢的自滿的叫作人類的羣裏去。

最後他不能够再忍受看見人在他臉前，就回到家裏去。但是現在他却在桌子上發現有一封公事信。他撕開了信封開始讀，並且幾乎不相信那些在信中的可驚的字句。

然而那是寫給他的……寫給法學博士司麥爾可夫的。

部長通知他，在普洛伐地有一個每月一百五十佛郎的位置要他去。

司麥爾可夫讀了可是還不相信……『可是現在，現在怎麼辦？』他的心很痛苦的絞亂着，他無意識的重複着說：『可是現在，現在怎麼辦？現在會碰到什麼事？他給我一個位置！為什麼？人究竟是人，可是我是個野人，下賤的人，畜牲。』

司麥爾可夫剛剛在今天早晨寄給了部長一封威嚇的信。

現在司麥爾可夫就好像一個在中獎的前夜把他的獎券賣掉了的人一樣。他想揹起自己的轆子來向前撞去自己碰死。『我為什麼，為什麼寫那麼一封信？我為什麼不等一等？可是我從哪裏，從哪裏會知道我會給我一個位置呢？……不會，不會，那不會發生。』他叫起來了。『我應當去把那封信拿回來。』

於是他很快的跑到了街上，向着郵局跑去。一會兒到了郵局裏；他空費

力氣的在那裏講說，解釋，請求——那些郵務員對他聲明，他們不能給回他的信。『凡是投到了信箱裏去的信，都已經是屬於收信人的了。』郵務員這樣回答他。

『但是假若你們不把那信給我，我就要毀了……我的全部生活都在他身上！』司麥爾可夫從齒縫裏這樣說，幾乎要哭出來了。

然而那些郵務員不明白他的苦難，於是他全然失望的又回到家裏去。他進了他的屋子，坐到床上向着四下裏看，像一個因了一時的不智而喪失了他的全部財產的人一樣。他神經質的站起來，在屋子裏走來走去，於是又坐到床上，並且高聲大罵自己，他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那樣的罵過自己。

『不，不，我得到部長那裏去，在他接到我的那一封信以前。我要對他說明一切，我要講明，我要說出我爲什麼寫它……那麼他就會相信我對我不能作什麼壞事了嗎？爲什麼？我是強盜嗎？』他拿了他的帽子，出去到了街上，向着部長的邸宅走去。按着電鈴之後，司麥爾可夫覺得自己像是一個犯了

罪的人自己來投案一樣。部長沒有在家。

司麥爾可夫又來了兩三次——部長總是沒有在家；但是他打定了主意等着他，即使等到晚上。最後，他在街上躊躇着，他老遠的看見部長進了大門，司麥爾可夫加快了他的脚步，一會兒他就在大門洞裏了。他沒有敢按電鈴，這一個小按鈕對於他好像是關係着他的一切一樣。

最後他按了電鈴，他的血在血管裏冰涼了。大門開開了，立在驚駭的司麥爾可夫的面前的是部長自己。部長也驚訝的望着司麥爾可夫，可以看出來，他現在所期待的人不是司麥爾可夫；因為他親身來爲他開門是使人難相信的事。

閃過。『他許是接到了我的那封信。』思想很快的在司麥爾可夫的腦子裏

『你有什麼事？你已經有了位置了！』部長對他說。

『他還沒有接到我的信，還沒有接到……現在我要對他怎麼說，怎麼

說呢？我應當在他接到它以前把一切都告訴給他。」司麥爾可夫很快的這樣想。可是部長離開門了，那意思就是要使他知道接見已經完事了。但是司麥爾可夫鼓起勇氣來向着他走了一步，並且開始很堅定的述說，並沒有望着他的臉。

「部長先生，請寬恕我……我並不是搗亂……我在今天早晨寫給了你一封信……我在寫它的時候是發昏……在那時候我不知道我作的是什麼事。我寫了那封信給你，並且我打算在那以後就自殺。」

部長靜靜的聽着他的話，知道這一位先生是會從茶館裏聽到了許多別人所說的話，而寫一封信來威嚇他。

部長似乎是變得嚴肅起來了，但是司麥爾可夫臉上的表情是那樣的可憐，使得部長覺得在這門洞裏像是有個渺小的小蟲在那裏爬着；假若他不知道司麥爾可夫，他決不會相信他是在中學裏讀過書，並且在西歐的大學裏得到過文憑。部長在他的一生中，對於這些在一個月之內每天都要

充滿了他的門口的人們，第一次開始覺到了一種嫌惡的感情，他笑了。

「啊，什麼？你這個安那奇（無政府主義者）要殺死我嗎？哈，好像是保加利亞必得養着你們直到上帝審判的時候。」

「部長先生，這並不是安那奇……這是失望……你不知道不幸是一種什麼味道……在今天早晨，就是我的父母我也打算殺死的。」

部長的輕視的眼光使得司麥爾可夫沮喪了；他的眼裏幾乎要流出淚來……部長可憐他，因為他想儘可能的使他早早的離開，於是就說道：

「什麼話！……那封信是要送到祕書處的。可是你不要以為我們是那樣的殘酷，以為我們無論作什麼祇是憑着我們的高興。明天就你的職務去罷，下一次要記住，我們所寫的並不完全是由頭腦裏出來的；這一次要永遠知道，在安那奇主義裏，也是「拜甘樂永遠是拜甘樂」的。」註三

部長又笑了。司麥爾可夫答應着，是他內疚着，開始慘笑直笑到耳邊；隨後又覺到了一點安慰而走到了街上。那賣出去的獎券又回到他的手裏了。

任何人都沒有碰到，就在當天晚上，他離開了首都。祝禱上天的護佑，給保加利亞送來了這樣好的一個部長。

次日，部長坐在他的小屋裏，帶着輕快的微笑，在那裏讀司麥爾可夫給他的那封恫嚇的信，像讀一封好朋友的信一樣。

「我寫信給你，不是要向你求什麼位置，因為誠實的保加利亞人當然不同意於在那些像你一樣的廢物羣裏服務——一些使得保加利亞淪爲人家的奴隸，毀滅了，並且能夠把它出賣了的廢物；爲了日後可以有更多的部長給你們去作。你們這些沒有智識，沒有學問，沒有心靈，坐在部長的座上的東西，就像是社會上的一些微菌一樣；在我們中間還沒有人找到什麼方法來反抗你們……但是不要想那會長久下去，在保加利亞，在這個爲你們弄壞了荒蕪了的保加利亞，到處都已經發出了祕密的呼聲：「已經是改良我們的將來的時候了。」你以爲你所作爲的一切會沒有懲罰嗎？並且假若你不怕上帝，不怕人民，那麼就沒有爲了你而設的法庭了嗎？啊，到了那個以

你看來連給你作一個最小的職員都不够資格的人，有一天來到你的面前，要向你清算的時候，你該是多麼驚奇啊！

「在他來審判你的時候，你該是多麼樣的驚恐。他不用上訴，就個人完成了他的判決。」

「那時候，就是在那時候，你們這些愚蠢的沒有靈魂的東西，就會明白保加利亞不是爲你們而創造的了。」

「不要輕蔑的笑，在那次審判，無論是警察，無論是軍隊，都不能够救你，並且即使是在你最快樂的宴會上，在最莊嚴的祈禱中，你要記住，那同一個牧師也可以給你主持葬儀的……」如此等等的一些話。

部長放下信笑了：「真是一個愛彌兒亨利！」（註四）於是他不由自主的又想起昨天在門洞裏的司麥爾可夫的臉來。「他下跪都不多，這一切就是爲了每月一百五十佛郎……」唉，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他說出這些話來。有人問：「國王能取消我們的憲法嗎？」

註一 摩非司特，歌德的浮士德一劇中的魔鬼。

註二 加因 (Cain)，是拜輪的一篇劇詩的名字，劇中主人就是加因。

註三 保加利亞對於粗魯的人的譯名。

註四 虛懸的愛彌兒中的主角，在此喻未經世故者。

海濱別墅

斯塔瑪托夫作

——愛情爲萬物之主——

——黃金永遠不屈服——

太陽西沉時他們倆走進花園裏。

——親愛的，告訴我，還有什麼東西能比愛情更有力，更美麗嗎？沒有了，是不是？剩下的一切都是無關緊要的，無價值的了！……

——有，我底小愛人……有……

——那麼是什麼呢？

——是你琳……你……你是比愛情本身還要有力，還要美麗的……

幸福的她把小小的頭埋在他底胸坎間了。

——還有一樣東西比愛情更有力呢——他輕輕地在她底耳邊說。

——什麼呢？……

——金錢。

——阿列奇呀！你怎麼不怕罪過竟敢說出這樣的話來！你……

他用吻堵住了她的抗議。

——這是說的那全世界，可是沒有你，也沒有我。

——那麼什麼時候，阿列奇，我們到你底別墅裏去呢？

——我們底別墅！

——我們底別墅——她重複一次。——什麼時候呢？

——只要你願意——就在明天。

——好吧——明天。我到現在還沒有看見過海呢。我想，那一定是非常

好看的景緻。是一種偉大的，非常偉大的吧？

——可是它絕不能比我們底愛情更偉大。——太陽從地平線上消失

了。互相偎傍着，他們倆停止說話了。

*

*

*

*

*

大海。離岸遠遠地向上斜展開了一所大花園。在它中間是一座完全沒於樹林中的，連着平台的，巍峨的別墅。周圍是一些花壇，一些用小小的各色石子鋪砌的寬闊的林間道路。

從別墅裏走出了琳娜和阿列奇。

每走一步她都要爲了狂喜和幸福而停止一下。

——我底上帝呀！這兒是多麼好看哪！……這兒看這無窮無盡的花壇吧：——白的……綠的……紅的……就好像一條不知多大的繡花帶子一

樣。阿列奇那就是我們底三色國旗呀！……

她走了起來，不一會兒她又重新停下了。

——來吧……來從這兒看看大海吧……這是怎麼樣的一幅畫呀！難道這一切都是你的嗎？……我們的嗎？……看那兒……那所小房子，精緻得像糖果盒子樣的……那也是我們的嗎？還有……那小山……那小樹林……那些也都是我們的嗎？

——是的，這一切都是我們的。

——你知道嗎？親愛的，我底頭腦都幸福得醉了。——她低低地說了又緊緊地貼上他底胸際。

——我怕這只是一場夢呢。

——幸福真永遠只是一場夢的——即使你在它裏面生活着。

她愛嬌地挽着他的手臂又往前走。

他們倆走進了一所小造林場，下面鋪的是地氈般柔軟的青草，周圍是又高又密的大樹，那些伸展出來的巨枝就像籠罩着地面的穹窿一樣。林場底一角有一處裏面牆上鑲嵌了鏡子的人工的洞窟。入口前面，有固定在地上的：一張大圓桌，幾把椅子，和在它們上面懸掛着的小電燈。在樹林間的大罅隙中有大海在窺望着。

波濤輕易地激盪着，好像是要向什麼地方遠行。

阿列奇和琳娜對着它在桌邊坐下了。

海浪是接二連三地奔向岸邊，又回去，加強力量重新衝擊那些岩石。琳娜沒有把眼光離開大海。海濤底奔騰澎湃的聲音對她暗示着一種新的，未知的，不能達到的東西。

——阿列奇，大海也是我們的嗎？

——它是不屬於任何人們。

她馬上便沉默了，覺得受了侮辱，因為大海不是他們的。

阿列奇靠着桌子坐着不動不動。他底面容很嚴冷。

過了一會兒琳娜望了他一下。

——親愛的，你怎麼啦？你怎麼忽然變得不高興了？這兒，在這樣可驚異的花園裏，在這樣的景緻跟前，又緊挨着大海……緊挨着我——你太好想心思了。你怎麼啦？

——沒有什麼。

——怎麼沒有什麼？你簡直都不願意看我一眼了。這是什麼意思？也許，

阿列奇，這大海，這地方使你想起了什麼不快樂的時候了嗎？……

——不是不快樂的，簡直是令人可怕的時候……

琳娜從椅子上跳了起來，走到他跟前。

——不要碰到我，——他嚴酷地說。

她臉色蒼白了。

——阿列奇呀，你使我吃了一驚，出什麼事啦？

——一件可怕的事。如果我把它對你說了出來，這可驚異的風景立刻就會使你嗅到墳墓底氣味。

——我的上帝呀！我一點也不懂。告訴我，是什麼？你對我隱瞞了一件事，但是我想要……我應當知道……

她在他面前跪了下去，想去拉他底手。

——不要碰到罪人！

她站了起來像受了一刺。

罪人!

對了殺人犯……

你說的什麼?你好像病了。

——比我平常還要健康。坐下聽吧。我知道我今天會失掉你——我會失掉一切——但是我不能沉默了。在都市裏我可以守住祕密，在這兒——我沒有力量了。當我一走進這地方的時候，立刻那吓人的鬼魂就來迫害我了。在每一朵花裏我都看見他底好沉思的眼睛。每一棵樹在我面前站着都好像是他底黯淡的身影。在海浪中間也露出了他底頭顱和兇狠的前額。……不要打斷我……我說完了，你就可以走開。你曉得，我底父親死了，我承繼了他底產業。一切現在都是我的了——連那有大花園的別墅，連那城裏的房產，連那工廠。一切都是我的。我却從沒有對你說過我還有個哥哥。他應該是我父親底承繼人，因為在他活着的時候，我已經把我應得的一部份財產和現款花光了。但是事情却是這樣，我底哥哥比我底父親死得早……

——這是上帝底意思。

——上帝底意思！怎麼你不問問他，是因為什麼死的？

——因為什麼？

——你還問！難道你還猜不着？……或則你還不相信？……我害死了他！

……我毒死了他……看，就在這兒……在這洞邊，在這桌上。看……那兒……
……在你那椅子上坐着他，那時我們正在吃晚飯，他很快活地談着話，忽然他說，他不好過。他去躺下了——躺下就再不起來了。怎麼這一切都成了我的，你現在明白了吧？沒有一個人發現了這樁事——就是今天，除了我也只有你知道。我說完了。我知道，殺人犯是值得你愛的。你現在自由了，而且，如果你願意，你還可以去報告公安局。失掉了你——其餘一切在我都不算什麼了。

他沉默了，把頭低了下去，兩手掩着臉。

她勇敢地走到他跟前去。

——你叫我走開……你趕我……但我可不走。你是罪人……殺人犯……也許……我不知道……而且你就真是那樣——對於社會……對於法律……對於你底哥哥……——可不是對於我。對於我這只是一個吓唬人的故事，這是不應該相信的。而且那死人底鬼魂也不會站到我兩底中間來。撇開你，在現在，在連你自己也離開你的當兒！永遠也不！永遠也不！……在你這場懺悔後，我愛你愛得更加瘋狂了，——因為你現在是極端的不幸呀。你真是多麼受罪呀！我願意我們一同受罪。你把你底祕密告訴了我——我就要做你底伴侶。這個祕密會把我們永遠結合起來，愛情會把一切都消滅的。阿列奇，看着我呀，對我你是純潔的，和從前一樣。讓死人平安吧。我們要給他樹起紀念碑……做做紀念禱……那麼鬼魂就不會迫害你了……看着我呀……告訴我，你用那隻手下的毒？……右手？……是嗎？……把它遞給我吻一下……對於全世界，它也許是罪人的手——對於我，它却是把我引到幸福生活去的一隻手。末了，你要是在這兒不能安心的話——我們就什

麼都賣了到外國去。你只要知道一件事——在這時候我覺得我是更屬於你的了。這也就是說你現在正需要我底愛了。親愛的人呀！……——她扶起了他底頭，很熱情地把自己底嘴唇貼上了他的去。

——那麼現在——這兒發生的事完完全全都忘得一乾二淨了。那麼我們走開吧——這地方我也覺得討厭了。

阿列奇站了起來，她挽着他的手臂，於是他們倆走向那別墅去。

——聽着，我底親愛的姑娘，難道你真能够愛一個殺人犯嗎？

——別說了一個字也不要提到那事件。一切都和你哥哥一同死去了。過了些時他底面容晴朗了，輕快的微笑在他底脣邊遊戲了。

琳娜驚呆了，鬆開了他底手。突然一陣狂笑震動了這大花園。

——哈！……哈！……哈！……哈！……哈！……哈！……你說怎麼樣，親愛的？

她以為他瘋了。

——你說怎麼樣？……哈！……難道我這個角色沒有好好地一直演到

底嗎！……你居然相信了？……

琳娜不轉睛地望着他。

——這是什麼意思？

——這意思是，我演了一場喜劇……而且我很滿足了，因為我證實了
你愛我愛得多麼厲害。

——一場喜劇！爲什麼？……

——這就是說……一場幻想……一種遊戲……

——那麼你沒有哥哥？

——怎麼沒有——我有，但是他還在外國活着呢。不過我對你說謊的
是另外一件事。我對你說謊，說這一切都是我們的……這都是屬於我哥哥
的。你會饒恕我這毫無罪過的謊嗎？……既能饒恕了殺人的人——也就會
饒恕說謊的人呀！……那麼你總不會因爲這別墅不是我們的就不愛我了
吧？……對不對，小愛人？……

——聽着——他用顫抖的聲音問，——你看見了那位小姐嗎？

——那位小姐？她從這兒上那大路去了。

——上大路去了？她沒有回來嗎？

——沒有。

——她也沒有說什麼嗎？

——她問我，這別墅是誰的？

——她問你，這別墅是誰的？你怎麼回答她的？

——說現在是屬於你底哥哥了。

小園，園丁，別墅，大花園——一切都在阿列奇面前變得昏暗了。

不由自主地他走出去到了大路上。

悠長的，平坦的，空蕩蕩的大路。

琳娜不在，——代替她的是遠處的依稀看得見的一粒小小的黑點。

漸漸地它也從地平線上消逝了。

「完了！——他輕輕低語，——又是一個活死人！」

於是像機器一樣的他又往回走。

他走過了別墅，小園，走進了那洞窟邊的小造林場，在桌邊坐下。

大海不關心地在他面前遊戲，好像是認得他。

眼光是平靜地隨着波濤起伏來往，而心思却已經遠遠地跑到大路上去追趕那消逝了的——親愛的人去了。

他相信將來總有一天他會再找到她的……過些時候——對了。可是現在呢——他是非非常非常地病弱了——琳娜撕去了他底一小部份靈魂。將來總有一天一切都會過去的——但是在這幾十分鐘內，他只曉得一件事，就是，如果他真正謀害了他底哥哥——他就絕不會像現在這樣受這麼多罪的。

公墓

斯塔瑪托夫作

——娜茹，你還記得你答應的事嗎？

——我記得，不過你不該拿那件事來吓唬我。你知道很清楚：那還是我自己提議的哩。

——我知道。我願意你在那兒把那件事辦了。

——好吧。不過，我告訴你實話，你這麼固執對我可有點兒不敬。

——可是只要能使我安心，也就不能算是不敬了。

——你真能安心嗎？在那兒我也能夠對你說謊的！

——沒有的話。有那種時候，連頂膽大的靈魂都會怕起來呢……你穿什麼袍子去？

——難道我們今天就去嗎？

——對了，怎麼樣？

——沒有什麼，只不過天氣怎麼樣我看來有點懷疑。

——天氣很好……倒是你變得可疑了。

——我！你不曉得我……

——到那兒我就會曉得你的……別穿這件袍子；這對墓地不大相宜。

——恰好相反，它有它的意義。

——它是太純潔了……

——和我一樣。

——我們看吧……

沒有回答，她向他投了一瞥有些鄙視的眼光。

沒過好久，他們倆便出了屋子，僱了一輛馬車。

他倆到了公墓，走了進去。他倆走過了那死人城中的貴族區。一望無不華美。孝順的承繼人們用一些偉大的紀念碑與沉重的大理石板使死者不朽——使他們再也不從那兒爬起來。鮮花，點着了的神燈，富有蔭涼的樹木，

樹下的鐵椅子。和在生前一樣的安適。此外便是——樸素的小徑，沒有十字架的，幾乎要消失了的，不平的墳塋。

他倆在一墓欄前停下。裏面有木製的十字架，平常的木板製的長凳。一些很大的，半爲風雨所消磨了的字母敘述着死者底生平。十字架畔有年青的小樹，樹枝也已經和種它的人們底淚水一同枯乾了。

他們走進了墓欄。

娜莉虔敬地站在十字架旁邊。她底整個的童年穿過了她底記憶，有如一場夢，有如被一個人讀着，說着的一件事。她並不記得那親愛的死者底音容，也一點都不記得他底疼愛。於是她突然感到她是那麼又不幸，又孤淒，又被一些不關痛癢的生人所環繞！甚至連那愛她的，站在她身邊的那人這時也不是和她親近的了。而他也不把自己底眼光從她身上低下去，他覺得她從不會有這般美麗過而她底袍子也正合乎她底感情與這地點。一種純潔的，天真的東西存在在她底寧靜而哀淒的面頰上，在那俯視着的眼光中。

她跪下了。她底睫上有兩滴光明的清淚抖顫着，落到地上了。

可是就在這沈靜的公墓裏，他底思想也不由自主地轉到喧嘩的城市去了——於是她底無罪的，受着苦難的面容在他面前又顯得是另一種模樣，帶着另一種眼光了。

於是他以爲，她現在正在實習着一種新的扮演，要取消那可怕的發誓了。他便決定要檢查這無憂無慮的，狡黠多端的，在生活中永無恆性的靈魂。但這靈魂在這兒却是這樣專心而哀苦的。

他要撕破她底面具。

在那兒，在城市中，空氣已受了一些終古不變的喜劇之毒，那兒一切都是虛偽，那兒的人對一切都裝模作樣，即使是孤單的一個，在最靜默的臥室之中，在那兒，說謊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此地，在死底面前，在未知底面前，在永恆底面前，難道謊話還不在舌頭上就冰結了嗎？

跪着的娜茹在墓前岸然不動一動。

——親愛的！——他悄悄地說。

——什麼事，親愛的？

——你知道——他微微地囁囁着，覺得自己底聲音在顫抖。

——你是多麼殘酷呀！——她說。——你難道不覺得你底要求是侮辱人的……是不敬神的嗎？……

——不假使你要願意我們都幸福的話……我願意知道一切……要一切，不論那是什麼。我不能同一些隱秘的事一同活下去……最可怕的祕密都會變得不可怕，只要它不再是祕密。我不怕真，我只怕謊。

不由自主地她把臉轉過去對着他。他底眼中有帶着惡兆的東西在放光。娜茄顫抖了一下。

——你要求我什麼！……

——真話，別的什麼也不要。

——你用這麼一種聲調講話，就好像等着我做一場可怕的懺悔一樣！

——什麼都一樣，只要是真話。記住，娜茄，還沒有人能對我們積極證明世界上不會發生奇事哩。誰曉得！也許你說出謊底第一個字母時，你父親底鬼魂就會在你面前顯靈哩。

——親愛的！你難道真正不相信我嗎？

——不相信。

——那麼，假使我發了誓，你就會相信，會安心嗎？你就再也不猜疑我了

嗎？

——對了，一切……我都會忘記……我都會饒恕的……

——沒有什麼要你饒恕的……

他倆沈默了片刻。

——可是假使我不發誓呢？

——你要發誓的……

——或則我要對你說出一件可怕的事呢？你也能忍受得住嗎？

——一切我都忍受，只要你把它說出來。

——最後你再想一想，連在這兒我也會對你說謊的。

——說謊就說吧；可是在這兒你可別忘了，你是一個女人，是怕死，怕死人，怕上帝又怕魔鬼的……

——親愛的！你是小孩子。我就賭一百萬個誓，你那時也不會相信我的。

那有一個男人肯相信女人的？

——娜茄！你不肯發誓？

——我沒有說呀。

——那麼就跟着我底話說：「我發誓……」他底面容嚴厲，聲音是命

令式的。

——娜茄只是臉色變蒼白了。

——你怎麼不說呀？

她底嘴脣動了一動，但什麼也沒有說。

——娜茄！你要不發誓，我就走開了……永遠不回來……

嘶裂的聲音從她底舌上抖顫着發出來了。

——我不能够！那是太殘酷了！……你虐待我……我難過得很……我們走開吧……

他走近她跟前。

沒有看他，她覺到他底眼光正在對着她……這像熾炭一般地燒着她。

——我們走開嗎？你想走開……好，再重起頭……永遠地……我應該知道，你底靈魂裏頭藏得有祕密……永遠也不……够了！……你應該告訴
我！……

……
——假使你準知道我有什麼祕密，你就已經知道它了……說出來呀

——假使我要說出來，那就沒有饒恕，沒有可憐了……

——饒恕！……可憐！……她一面帶着鄙棄的口氣重複他底話，一

面在他面前站了起來。昂然抬起了頭，她對他看着一直看進他底心。於是她忘了，她是在公墓裏，她忘了一切。這時候她只覺得自己是個女人，柔弱的，無助的，孤獨的女人，而在她面前她也就只看見一般粗暴的男性的力量，這力量要準備將她釘上十字架，將她用腳踏在泥裏，於是以後就用自己的權力，或自己的大度量將她無情地凌虐到死。

她知道這就是決定生死的一場戰鬥了。

——秘密……——娜茄惡狠狠地說。——我什麼秘密也沒有……那

都是在你底病態的幻想裏才有……對誰你不嫉妬我？對什麼事你不疑惑我？你難道有過一分鐘相信我嗎？……你一切我都原諒過了……可是杯子已經盛滿了，漫出來了。你在這兒，在我底父親底墓前，還當着我底面對我造一些可惡的誹謗……你要我發誓……好吧。我對着那個人發誓，那個人也許正在聽着我哩——於是她得意地用手指着地，——我發誓我是對你忠實得像一條狗一樣……對了……直到今天……可是從現在起……聽着，

我寧可把我交給第一個過路的人也不肯讓你碰我一下了……你聽懂了嗎？……你現在可滿意了嗎？……

她底全個形體，聲音，眼光，都是驕傲而又莊嚴。

慘白的他站在她底旁邊，愁苦的，病態的微笑，更確實些說，鬼臉，擰皺了他底面容。

——娜茄！親愛的娜茄！……你做了什麼事？你把什麼都毀壞了。

——這是你自找的……

——你怎麼發誓說，娜茄！我不信你能做到這步田地……

——因為你從來也沒有相信過我……

不！……因為我什麼都知道……——他從他底外套裏掏出一

封信來遞給她。

——念吧！……

熟識的，親愛的筆跡在她底跟前溜過去。

她周身是無窮的恐怖了。

她底頭腦昏亂了，爲了避免跌倒，她靠住了墓欄。

——一切都完了，娜茄，——他絕望地喁喁着。

於是他倆站在一起像一對頑固不解的仇人一樣，都不敢望對方一眼。天晚了。黑暗喚醒了娜茄。她向四面望了望，在黃昏裏她面前顯現着那愛過她的人底可憐的，卑降了的身影。

——一股嫌惡之情爬過她全身，她底嘴唇顫抖着，於是，有如鞭子一響，在他耳畔聽到聲音說：「卑污的人」……

——娜茄？……——他喊起來。——娜茄！……饒了我吧！……——他忽然想去拉她底手。

——不要沾我……骯髒的畜牲！……

他無力地倒在長凳上，她用快步繞着墓跑，爲的是不經過他跟前，她出了墓欄了。

自遠遠的山峯上現出了皓月，照明了這安眠着如許的歡樂與苦難的死者之城。而他還繼續坐在墓邊。在這永恆的寂靜中，在混亂的思潮中，他明白了，他失掉了她，可並不是在她背叛他的時候，而是在現在，在這兒，他失掉了她，他永遠失掉了她。

他底靈魂爲無量思潮所撕碎了。他羨妒死人們，他覺得他還可以情願饒恕她底背叛，而她却絕不能原諒。剛才這一幕戲了。

於是，流着淚，他承認了，她是對的。

到乾爹那裏去

艾林沛林作

春天的日子是多麼樣的短啊！像一切屬於上帝的日子一樣的都過完了。在村子裏沒有什麼新的異常的事情發生；永遠是那同樣的不幸，同樣的痛苦和歡樂。明天是節日了，教堂裏的破鐘用顫動的迴聲警告這個滿是罪惡的世界。在田野裏的農人聽見了這聲音，就急急忙忙的要落在太陽以前趕回家去。在灣灣曲曲的鄉村裏的街道上，車子辘轳的響了起來；農夫們談開了話，節前的清靜和沈寂漸漸籠罩了這村莊。人們和牲口都要休息了。田野被春天的煦和的太陽照着，會不知不覺的溫暖起來，那黑色的沃土會變得鬆動易耕；黃金一般的種子和希望就要種在那裏等待收成了。

紅的，血一般的太陽沈下去了，天黑了。在村盡頭的泉水旁邊可以聽到那使人想跳舞的山歌；漂亮的女孩子們的笑聲高聲的迴響着。

到處都平和而安靜。

祇有德拉卓夫的家裏因了大的歡悅而喧鬧着。

兒子司托尹朝和媳婦媽卡——剛進門一個月的年青的妻子——正預備着出遠門。他們是要到乾爹米蘭那裏去作客；他們要經過三個村莊之後走到第四個，要走一整夜，在次日的清晨才能够到那裏。

年老的公公德拉卓夫叔親自在那裏刷洗車子，在車子的裏面鋪上乾草。

婆婆一會兒跑到地窖裏，一會兒又跑到屋子裏，拿了裝了禮物的有顏色的口袋，高興活潑得像一個小女孩。司托尹朝穿了新衣，刮過了鬍子，打扮好了，牽着背上了韉的壯牛的韁繩在那裏不耐煩的等着，在這個老人的面前偷偷的瞧着他那穿戴得整整齊齊像是去結婚的年青的妻子媽卡。她很有禮貌的站在一旁，羞澀的在手裏提着一隻有顏色的木酒桶。

德拉卓夫叔又把車子查看了一次，同時看着他那還是一個孩子的年青的司托尹朝嚴厲的說：

「眼睛睜得好好的，留心點，不要闖禍，不然，你們就會走不到那裏……現在去罷！」

司托尹朝拉了拉韁繩，用手作了個十字，就趕着車子走起來了。媽卡親了親她公公和婆婆的手以後，就跟了車子走。帶了她翁姑的祝福和囑咐的千言萬語，以及教給她向米蘭乾爹問候的那些話語。

車子靜靜的出了村中的窄狹的街道，在村子後面停住了；於是他們上了車坐在那柔軟的稻草薦上。司托尹朝刺了刺牛，於是車子走得快了起來，開始支軋支軋的響着，像是向這一對青年人說什麼似的。

平靜的夜愛撫的圍抱着一切。天上有千萬顆小星，像天使的眼睛一般凝視着下方，並且眷愛的望着這充滿了罪惡的大地。臉龐豐滿了的月亮從山的背後生了出來，甜密的微笑開了；它停了一小會，周圍望了望，於是又隨着衆星靜靜的走，像年青的牧人在黑眼睛的羊羣後面一樣。

啊！對於這樣美麗的夜晚，媽卡和司托尹朝已經幻想了一整天了。只有兩

個人單獨在這車上，在荒涼的路上，在黑暗和寂靜之中！誰還能要求比這更大的幸福呢？

司托尹朝於是輕聲叱着牛，威嚇的搖着刺棒；用他的有力的手抱住嬌卡可愛的腰。

『不要這樣，司托尹朝，人家會看見我們的。』嬌卡路帶害怕的這樣說，並且把自己緊緊的向着他依偎着。

『我們現在不在村裏了，他們看不到我們了。』司托尹朝回答說，並且開始去撫摩她的嬌嫩的紅臉。

『噯，上帝，我完全沒有想到我們是在野地裏呢！』嬌卡微笑了。

『乾爹米蘭是一個很快活的人，他會像接待王和王后一樣的接待我們。』司托尹朝開始幻想了。

『他會預備下什麼東西款待我們呢？』

『啊，乾娘假若是知道我們去，她會一整夜睡不着不耐煩的等着我們』

了。」

「明天早晨我們忽然到了他們那裏，叫他們吃一驚。」

「多麼有意思啊！」媽卡拍着手喝采了。

「乾爹米蘭是一個好客的人，他要給我們預備下多少酒啊！」司托尹朝很高興的說。

「嘿，你總是想到酒上！」媽卡帶着微嗔的埋怨他。

「媽卡，不要向我說這些埋怨的話，不然我就要在你的額子上大吻而特吻了！……」

「哈！看你！……你這不害羞的！……」

「好！你等着看吧，看我害羞不害羞！……」

「別這麼樣啊，司托尹朝，你這是幹什麼，你把我的頭帕弄皺了！……」

「不要嚷嚷！……」

「你看他，我那麼就該不響的嗎？……」

在車子裏發出笑和鬨笑的聲音，隨後就開始了無拘束的快活的掙扎聲音。

在這裏既沒有咳嗽着的年老的公公，也沒有偷聽着的嫉妬的婆婆。

媽卡的白色的頭帕不再在車子外面顯露着了，長的刺棒也輕輕的落下來了……

一切歸於靜默。

少壯的牛兒很安靜而自由自在的在路中央停着，沒有疾厲的聲音叱着牠們，也沒有長的刺棒在牠們的頭上揮動了。牠們就那樣的停在那裏，默的就帶着軛躺到地上，漠然的甜蜜的咀嚼着東西……

蒼白的月亮在天上狡猾的微笑了，並且用它的語言對那些頑皮的衆星說了些什麼，它們狡猾的向下看，頑皮的眯着眼睛，看了好久好久，直到晨光熹微，天空發白。

*

*

*

*

*

金黃的太陽開始在東方發光了，它漸漸的向上升，照耀着一切，發出和暖的光來，愛撫着那還站在路當中的車子。牛們休息得滿足了，躺着咀嚼着。司托尹朝醒了跳起來去扯媽卡。

「媽卡，太陽已到了正午了……」

媽卡醒了，帶着害怕的向周圍看了看，拍起掌來……

於是同心的無拘束而且放縱的笑聲在廣闊的田野中間迴響了起來

……

赦

尹里耶夫作

獄官走進了監牢，叫起了一個判定了死罪的人——褐黃膚色的青年——並且問他。

「你願意怎樣：死呢還是終身監禁？」

這個犯人安靜而惶惑的回答道：

「終身監禁。」

「跟我到文書處去填寫去。」

於是這個犯人很信從的去了。並沒有什麼東西叫他填寫，那是獄官的謊話，他想出這一個法子免得驚動了其餘的犯人而使他們注意，把這個犯人叫出來，使他自己在一處。他走進了看守人的屋子裏。那間屋子的門便關上了，有兩個兵士站在門檻那裏，手裏的鎗指着這個犯人。管獄人走出去了，祇騰犯人自己在那裏，他躺到床上開始迷迷糊糊的望着天花板。過了不久，

有人拿了些吃的東西來，酒和梨子給他。他戰慄了，他懷疑起來，於是很不安的問題：

「你們是把我絞死呢還是鎗斃我？請你照實告訴我。」

「你說的什麼話！你已經被赦了！」看守人裏頭有一個這樣安慰他。

在這時，離這間屋子二十步遠靠近那石圍牆的旁邊立着那絞架；它的黑影映在那背面的陰黯的老牆上像一個不吉的骨架一般。靠近絞架有三個活像是可怕的鬼魂的浮浪漢，很安靜的抽着烟斗。其中有一個正在那裏用肥皂水塗在新繩子上把它的兩頭結在一塊兒；但是他的夥伴懷疑他打好的這一個結是不是結實，他很自信的回答道：

「這並不是我頭一次幹。用這一根繩子我可以把蘇菲亞全城的人都絞死！」

「你以前絞人都是得到什麼樣的報酬呢？」圍着他看的看守兵裏頭有一個這樣問。

「我們並不是爲着錢而來的，」其中有一個穿得比他的夥伴好一點的人這樣說；聽起他的話來還是當地浮浪漢的頭目。他接着說，「人的生命也不能用錢來買，也不能把它來賣錢；我們來是因爲長官們的招喚，我們不能不聽從。……要死的人殺死了大官，也把他的罪歸到自己的身上，也是應該絞死的。」浮浪漢的頭目這樣大發揮他的哲學。

於是浮浪漢就和兵士們很高興的談起話來。

「我在土耳其的時候曾經絞過保加利亞人，現在我還是絞保加利亞人……一直到現在我一共絞死了五十多個人了。」這個浮浪漢中年紀最老的一個很安然的敘說着他的故事。他們又對旁邊的絞架解說了一氣。

春天的夜裏是清明而還有一點寒意。星星在無邊的暗藍色的天空上閃爍着。城市沈沈入於夢鄉。

在那個將被絞的人的屋子裏走進一個不認識的怪人；那一個人非常快活，他不讓那個犯人安靜。

想。

那個怪人看見犯人沈入於思想中，立刻就說話同他說，來分散他的思想。

犯人的眼中充滿了恐怖，看來好像是悲哀，不安和驚惶。在他的臉上可以看到那裏思索，冥想。在這間黑屋子裏，有那個怪人在那裏陪着他，門外有上了刺刀的兩支槍指着他，他還賸下祇有四小時的生命。刺刀的冷光不息的使他想起他那可怕的不可避免的命運，那偷偷的無聲無臭逼向前來的命運，來完成那醜惡而不能避免使人心碎的死亡。

時間過得不可耐的那樣遲慢，雖然留給這犯人是那麼短的生命。

「請你吸一支烟吧，」那個怪人說。

「謝謝你，」犯人厭煩地囁囁着說。

「你要喝酒嗎？」

「不。」

「你要什麼呢？」

「你別對人多說了！」犯人很生氣的說。

「你是一個奇人，人家對你好，你倒生氣了！」那一個怪人說。

犯人神經質的用手去揉他的前額，好像他要把在他的腦子裏燃着的可怖的思想揉了去似的。

「我問你一點事，請你把實話告訴給我。」那個怪人又開頭說了。

「你在一生中同女人打過交道沒有？」

「沒有。」犯人很堅定的說。

「你扯謊！」

「你對那有什麼興味？你為什麼問……你要從我這裏得到一些什麼？
什麼？」

「我是，我們能像朋友一樣隨便談一談。」

「我不認得你！」

『那怎麼會……我就是這監獄裏的聽差的！』

『你扯謊！我這是第一次在這裏見到你！』犯人很激動的說，並且他更加用力的用手去揉搓他的前額。

『你想什麼？』那個怪人問他。

『我怎麼能不想！……他們要絞死我……』犯用人用冰冷的語氣來說出這幾個字，它的音調是那樣的奇怪而滿含着痛苦，即使是那最硬的心腸聽到了它，也要因了苦痛而死去的。

『不要說這些傻話，沒有人絞你。』那個怪人用話安慰他。

『可是爲什麼他們把我叫到這一間屋子裏來？』

『因爲手續得這麼辦。你是被赦了，在今夜裏某一個時候，他們就要對你高聲讀出那國王打來給你生命的電報。』

在這個時候，在外面約有廿步遠，那絞架已經預備好了。繩子旋扭着懸在上面，像蛇一樣。旁邊是一輛車子，裏面放着一個棺材。是粗率作成的一個

棺材。板子都是沒有刨平的，並且沒有平常所有的那個黑漆的蓋板。趕車的人拿了一些綠色的樹枝，放在棺材上面。祇有這些綠樹枝可以表示出趕車的這個窮人對於這個犯人中心還有照顧的意思，來裝點他的棺材。這事實却是，那絞架和棺材都是爲這個犯人預備的。他是活着，自己動着在那裏說話並且很焦灼的知道他是被騙了，因爲人們並不告訴他什麼話，——他含着不可想像的苦惱與恐怖。

還賸下有兩個小時！

犯人非常的激動。這一夜他覺得可怕，不像已往的夜裏一樣。這一夜裏使他覺得有無限的黑暗，而且好像是永遠到不了盡頭似的。而且黯淡冰涼的恐怖充滿了他的零亂了的靈魂，他覺得他的四圍就好像是被一個極大的環子所箍住了，而且它一會越來越往小裏縮，越捱近他，停止了了他的動作，思想；而且不久之後就會壓迫他到那樣，使他永遠也不能動彈，也不能說話，也不能思想和呼吸。

兵士們永遠是那樣不動也不說話，坐在那裏拿着槍指着他。

他漠然的看着那些年輕人，像他一般的不幸者；但是在這一會兒他們之間却有一道可怕的深溝。他每分鐘都是逐漸向着死亡走去，而那個怪人不斷的在那裏安慰他。但是在他的行動和說話裏頭，却有一種異樣的自尊和無限的惡意。

他說：「在好幾年以前，同是在一間屋子裏也弄來了一罪犯，是個定了死罪的人。一切都預備好了。人們把他帶到絞架前面，把繩子放到他的頸子上，就是在那個時候，在他該弔起來的時候，來了一個電報，他被赦了！」

「而且關於你，大家都很確信你是已經被赦了！」

牧師在這個時候走來了。他走到犯人那裏把手伸給他，他請求那個怪人離開這屋子。

星星漸漸的淡下去了，東方開始紅了起來。犯人帶着害怕望着那牧師，好像他是一個可怕的幽靈。但是牧師的清晰的聲音使得他又清醒了過來，

然而在牧師的黑色的法衣中，和在他這時手中拿着的十字架上，這個犯人看到了那不可避免的和邀請不到饒恕的死亡。他的心裏蓋滿了血，他的思想又糊塗了；眼睛張得大大的，在那裏不安的轉着，好像是它們要從眼眶中跳出來飛到遠方去，不看見在它們前面的這一切。

牧師對犯人講，那地上的生命是虛幻的，而那真實永久的生命是在那裏，在上面，在天上……

犯人對於牧師講給他的那一大套話一點都不能明白，他祇覺到了牧師塞到他的嘴裏一些什麼東西；他覺得那是一些涼的帶酸味的流質，他立刻明白了那是聖餐——上帝的血，那牧師又爲它對他講了好多話。在這個時候，走進來了那幾個浮浪漢，捉住了他，把他的手倒背着捆在後面，他們把他帶到外面。他剛剛能抬起腳來走了幾步，最後的幾步，於是就看見了那絞架；那個怪人坐在他的一旁並且說道：「這祇是形式，不要怕！他們不過是把繩子在你的頸子上放一放，然後對你宣讀那公文而且告訴你，你是被赦了！

可是你得高聲喊：國王萬歲，胡拉！

犯人那時也許相信這些話，因為一整夜裏他所聽到的就是這些話。

在絞架周圍有不少的人，大多數都是官員。他們互相談着，很有興味的望着這犯人，公文已經向着他宣讀了。他不抵抗的在那裏聽着，並且漠然的看着他周圍的人。

東方明了。太陽露出顏色來，好像是在血裏浴過一樣。他戰慄了，似乎是因了看到了絞架而驚恐痛苦。大自然帶了極其美麗的春日的白晝甦醒過來了。它的甦醒是感人的，廣大的。在這個時候，浮浪漢們把一件白色的長襪衣加到這個年輕的充滿了活力的罪人身上，並且把他弄到桌子上去。他那樣作了。那個年老的浮浪漢踏着階梯上去，捉住繩子把它結了一個環套，套到犯人的脖子上，作完了這之後，他很快的下來。犯人用滯澀的被堵住了的好像是從墳墓發出來的聲音叫道：

『這可怕，先生們，可怕！』

在這個時候，浮浪漢們把他腳下的桌子扯開了，繩子拉長了，犯人便掛在上面搖擺着。那懸空着的小腿便立刻扭動着，好像是要找一塊立腳的支持點——那地，那他在上面走過多少年的地。那臉雖然是蒙着，但是透過那麻布仍舊可以看到他那歪扭的臉和伸了出來咬着的舌頭。那浮浪漢用手捉住那還在活着的身體，用他的全身的重量向下墜它，爲了可以使繩子勒得更緊一點。他這樣作了兩三次。於是那在臉上蒙着的麻布更緊貼了，以致於他臉上的輪廓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出來。他的頭和那緊緊蒙在上面的白麻布看來如同石膏的半身像似的。醫生很安靜的走近這已經死過去的掛着的屍首，並且確定了他的死亡。

那年老的浮浪漢又重新踏了那階梯上去，用刀子把繩子割斷，於是那屍首發出一聲鈍重的聲音墜到了地上。

原作者小傳：伊里耶夫（Nencho Iliev 1882-）是保加利亞的一個青年作家。他常用一個 Sirius 的筆名發表東西。他所作的東西到現在爲止，有「樂

「不死的後塵。」
「圖的荒野，」
「寓言的」
「故事集，」
「他最出名的作品是他那帶諷刺性的」
「步

鬼

費力赤可夫作

是在拜·派得哥阿爾坦諾家裏的一個特拉迦 (Tlakka)。(註1)

拜派得哥是賽陀甫地方最富的人。在他父親去世的時候祇留給了他一個阿爾坦 (小金幣)。用這一個阿爾坦，靠了上帝的幫助，他賺了好多錢而且富了。因為這個緣故，人們都叫他作派得哥阿爾坦諾。(註2)

拜派得哥的大屋子剛剛容得下那一大羣來賓。村中所有的男女青年全都來了。采坦娜，拜派得哥的女兒，招呼所有的人，快活得像五月的太陽一樣，她無論對誰都給一個甜蜜的微笑，無論對誰都是說一句親熱的話。

特拉迦越來越顯得熱鬧了，不斷的有笑聲和說話聲。假若有一個女孩子唱了起來，他們就靜下去，不到一會兒他們快樂的喧嘩又爆發了，無論誰的手裏都要把工作停下了。

忽然之間所有的人都靜默下去，轉回頭來望着門口，在那裏出現了一個青年人，是一個漂亮而剛剛長出一點兒鬍子來，英武而文雅的勇士。所有的人都在那裏耳語着說：「尼古拉，那大兵，」他進來了。

尼古拉是在兩年以前被徵了去當兵的。他的軍役已經滿了，並且得了一個軍曹的銜頭，是在三個禮拜以前回到村裏來的。

他在賽陀甫當地是第一個唱得好的人。奏起筋瓦爾（一種吹的樂器）來誰也趕不上他那麼好聽。在他領導着一羣人跳舞的時候，你若向他看，會使得你發瘋。他的腳跳起拉蟬尼迦（註三）來好像是不着地。他沒有對手。他把自己打扮得就好像是要赴喜筵一般。

尼古拉是快樂而健談。他講他在軍隊裏的生活上所達到的各種事情，激動那些青年人，並且作一些捉捕女孩子們的遊戲，惹得衆人都鬨堂大笑。有一個女孩子，壓制住她的害羞，要他唱歌。

尼古拉沒有等待人家再請他，他唱了兩個軍歌，隨後又唱了一個鄉村

的歌。它是聲音嗎，它是歌唱嗎？那聲音和那些字句都深深的落到他們的心裏去了。

二

他剛剛唱完，在他旁邊的幾個客人中間開始了生動的對話。他們在那裏講鬼，那是在幾天以前開始在墓地旁邊的水泉那裏出現的。

有人說在六天以前燒炭人柯立約在從樹林裏回來的時候看到它來着。

「爲什麼還用說六天以前的話？」另外一個人接着說，「就在前天，那些放牛的人去找他們丟失了的牛犢的時候，就看見它來。他們從泉水旁邊經過，看見了在它一旁有什麼東西發黑。他們就開始觀看——他們看見的，你猜是什麼？那站起來的鬼，有兩人那麼高，搖擺着手，他們看着——它進到泉水裏去了，祇有它的頭留在外面。它的眼睛，四下裏轉；射出光來就像貓的眼睛那樣。那些放牛的人嚇得伸出了舌頭，他們的膽汁都快嚇出來了；可是其

中有一個人忽然想起來畫了一個十字，於是那個腦袋就沉到了泉水裏去，那個牛犢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找到。」

第三個人說他從尹娃媽那裏聽來的話。

尹娃媽什麼事情都曉得，她是一個巫婆，什麼病她都會治。假若是你要找鷄乳用，你在她那裏會找到它。人們從很遠的地方到她這裏來求那能生子的媚藥。若是尹娃媽說過什麼話，那事就無可疑了，人們也就不再去辯論它了。

尹娃媽也會說過，那鬼不是別人，就是死去的喬治老爹，那個拉手琴的人（譯者注：大概是一個以奏樂求乞的人。）在喬治老爹死的時候，貓從他身上跳過來，由於那，他就變成厲鬼了。到了晚上的時候，他在他的墳裏聽到了貓叫，他就出來去趕牠，但是他祇能到泉水旁邊，不能走出更遠。

每一個人都有關於鬼的話。

三

尼古拉唱得倦了，開頭他並不理會這些談話；可是後來他聽到了，於是等到衆人把他們所知道的都說完了以後他說道：

『現在你們是相信有鬼嗎？』

所有在他周圍的人都非常驚訝的互相望着。

尼古拉開始說道：『有人敢同我一塊兒去看一看，並沒有什麼鬼和怪嗎？』

所有的人停住了說話，很驚奇的看着他。有許多人以為他是瘋了。

『沒有人去嗎？』尼古拉又問了一次，『誰去？』不要怕那個！若是有鬼的話，我去抵擋它；你可以拔開脚步飛跑。』

沒有人回答。

從一個角落裏有聲音發出。

『安穩的坐在你原來的位位置吧，假若你寶貴你的康健同青春！』

尼古拉站起來，拿了一個掛在牆上的酒瓶子，並且說：『假若是沒有人

願意，那麼我就自己去。假若你們明天在這牆上找不到這個酒瓶子，你們就可以說，我那幾年當兵的飯是白吃了的。」

有幾個人想把他擋住，即便是用武力。但是他那種對他們說話的堅決口氣止住他們了。

四

客人們談論着尼古拉，一直到現在都沉默着的派得哥也說道：

「他是一個有英雄氣概的孩子。」

所有的人都驚奇了。在過了不多時的時候，他們看見尼古拉帶了一個無賴漢回來。

他捉住那無賴漢的腰帶，把他推到客人們的面前，喊道：

「給你們鬼看！」

「這不是篩匠拉洛嗎！有幾個人這樣說。

已經沒有魂在拉洛的身上了，黑瘦，半裸着，他全身在那裏發抖。

村人問他道：「是你在泉水那裏嗎？」

尼古拉回答道：「他賣篩賣得厭了以後，他就決意去裝鬼。有一天晚上，那些放牛的小孩們把他們的飯口袋忘在泉水旁邊了；他從那裏走過，看見了它們，他因餓了，就把那都吃光了。那些放牛的小孩們回來找它們；他立刻轉動着他的大眼睛，搖着他的胳膊，把他們嚇得飛跑。從那時起，他常常到泉水那裏，並且他也睡在那裏。」

有一個村人打岔說道：「是你把放牛的小子的牛犢拿走的嗎？」

尼古拉回答道：「除了他以外還有誰呢？」

「噢，你看，你看，尹娃媽扯謊了！並且我們相信了！」有幾個人說。

另一個人說：「他嚇了燒炭人柯立約了。」

「拉洛，你看到了沒有，你是多麼可怕！」尼古拉說：「現在一次你要是再裝鬼可就不行了，沒有人會饒你！」

洛拉立刻到外面去了。

「可是那牛犢呢？」有幾個人喊了起來。

「我知道牠在那裏。明天從我那裏拿好了。」尼古拉回答說：「讓那個人去吧，因為他害了三年的熱病。」

這一會兒所有的人都快活了。但是其中最快活的是拜派得哥。轉身向着客人們他說道：

「假若我有兒子的話，我要他能像你一樣的去作。上帝沒有給我兒子。你願意作我的女婿嗎？」

尼古拉因了情感的激動說不出話來了。他好像是說了幾個字，却沒有人聽得見；但是都明白它是什麼意思。

采坦娜剛才出去了，正巧在這時回來，她幾乎要鑽到地下去，她的臉發紅了。

「我明白，」拜派得哥接着說：「來親手吧！你們中間若是有一個說不願意的話，那一個說話的人就要蒙受羞恥。」於是，他又對着那些女孩子們

說：『現在放下你們的活計吧，來，我們大家一齊歡樂！』

所有的客人都站了起來。迦尹多（註四）開始奏了起來，在拜派得哥的家裏的大院子裏開始了快樂的跳舞。

註一 男女青年在一塊兒工作的晚間聚會。

註二 阿爾坦是阿爾泰語系中「金」的意思，阿爾坦諾之意即為財主。

註三 保加利亞的一種跳舞。

註四 手風琴一類的樂器。

生活與文學

米海羅夫斯基作

(我的日記的一些片斷)

一
是用最美麗的語言說出來的一些愚笨的話。

你奇怪什麼？你沒有每一步都遇到穿得很華美的傻子嗎？

二

忠實——那就是詩人；忠實——那就是畫家；忠實——那就是音樂家。

忠實——那就是羅西尼 (Rossini)；兩果、特拉克瓦 (Delacroix)；但丁、哥

德、米開倫啓羅 (Michelangelo)；班涅 (A. Benie)；說理中的忠實，——行動中的

忠實，——表現中的忠實。

這許多大藝術家和詩人，他們相信自己，相信他們的專業，相信他們的時代和國家，——他們在這些信仰中找到了靈感。

那些懷疑論者，他們否定了人們勞力和思想得來的結果，他們不能夠把自己的整個靈魂獻給一件在理想中的不能實現的創造上面，他們不能夠在美與善的前面忘掉自己。懷疑論者可以成爲一個君子人；却永遠不能成爲藝術家。

沒有一點「我相信」的存在，就沒有意志，就沒有有生氣的生活，就沒有能力，沒有理想，什麼都沒有！

因爲假若你去打仗，你必得想到一件事；戰士必得崇拜一種聖物，信仰一種徵象，在他的胸中必得燃燒着某一種火焰。

而藝術就是戰爭——最高貴，最偉大的戰爭！

三

好的作家並不是因爲他好，祇是因爲他們有很多的理想，——就好像一個大將軍，並不是因爲他很大，而是由於他有好多的兵丁。

四

作家有兩種：有一種是自己思想並且也教我們思想；有一種是使我們睡覺，叫我們不思想。

讀者有兩種：有一種是永遠尋找讀物，但是他並不用它；有一種是不知道到那裏去尋找讀物，但是他却用得着它。

五

美和醜創造了詩。

不美創造了思想家。

六

天才是創造者，有人這樣說。
不是的！

在叫作人類的這種活物的嘴上——雖然是天才——那「發光罷」(fat lux)也是很大的不適合的事(「發光罷」是上帝創造天地時之語)。

天才找出了，發明了，——它找出了在某一個地方存在的某種東西；——它發明了一種一切普通眼睛都能够看到的某種東西，但是這類東西最銳利的眼睛有時也看不到。

天才告訴人「一種「新鮮東西」」

但是「新鮮」並不就是表示是「新創造的」

天才作家並不是魔術家，可以把他所拿到的一切變化成黃金；他是一個技巧家，他祇能够拿可以變成黃金的東西來玩把戲。

他不創造，而是改造；這就是不同之點！

「西德」(Cid)與「浮士德」在衆人的心中活着——在有一個柯奈耶 (Cornelle) 與一個哥德以前很早就有了；——這兩個大藝術家在一個新的時代證明了這個道理，那是荷馬在古時就證明過了；——開始是「衆人」共有的一種想像，末了由一個有力的富於創作力的「個人」來完成。

七

愛一個醜的女人——這就是問題！

有一種美學，它的原則還沒有印在任何一本書上，——我們可以把那叫做「心的美學。」

八

有許多人問——怎樣作一個著作家？

這就是那訣竅。

從六行裏塗去三行；有兩個形容字就省去一個；從幾個比喻裏揀最好的用。——要記住，你裝飾的越少，你裝飾的才越美；你表現得越簡單，你的語言才越能動人。

九

你要去找那知道說愛的語言的作家，是不會找到的。

陷於愛河中的人忘掉了修辭學；那喜歡響亮的句子和明顯的比喻的

人，不能夠再愛另外一種東西。作家的心是神壇，在那上面不能供奉着兩個神。

十

二者必有其一：或者人生在世是一個壞夢；或者夢是世間生活最美的事（譯者註：此段之「夢」字，原作本為睡眠；細參其意，似以「夢」字譯之為佳，故改。）

十一

愛常寬恕，——自私則永遠沒有！

十二

經驗是同各人的像貌一樣，——是不能夠出借的；為什麼人類這種東西必得有他個人的呢？……

十三

你要小心那能背誦法律的國民；純潔的良心是用不到這麼多的兵器

的!

十四

經驗是最雄辯的演說家；但是它却永遠不會找到聽衆。

十五

當着一個朋友向你借錢的時候，你得好好打算一下，這兩樣裏頭你願意捨掉那樣：你的朋友呢或是你的錢。

十六

世界上沒有必需的人；死在每天給我們作證明。一個人的意志是多麼樣的容易改變！……

十七

文學不必是一個目的；但須是一種醫藥。爲藝術而藝術是藝術的最大致命傷。美是來完成善的；——善是美的一個更高的階段。

十八

天才象徵忍耐，修辭學的教員會這樣說。更正確的，應當說：天才象徵把握到自己。

天才作家不能是那樣的人，是那些不知道停止的人。天才在他的靈感上套一個嘴套，把他創作中的計劃限定一個範圍。

把我們的語言弄得越簡單，文體越輕易，則我們所表現的情感也越有力：——這就是修辭學上最要緊的法則。

十九

在我們開明的社會中存在着兩種相反的心理：他厭惡奴隸制；但是喜歡人來侍奉他。

二十

健全的口味是想像的指南針，就好像健全的哲人是精神上的顯微鏡一般。

「謎之書」裏的幾個片段

賴諾夫作

東方之謎。

蛇有七個女兒。

第一個在那裏很堅定的睡着，什麼都看不見。

第二個睡得很熟，看見她的前面有彩色的雲。

第三個看見了夢和遠處的圖畫。

第四個沒有睡——看見了她面前的一切東西。

第五個看見了靈魂。

第六個看見了上帝。

第七個看見了——太陽

蛇有七個女兒。

*

*

*

*

*

我認識一個國王。

他有一個妃子。

他的妃子每天夜間避着國王和一個愛人相會，在這一整夜中她是屬於他的了。

國王知道了這件事，一個字都沒有對她說。祇在一天晚上他給了她一杯用虎膽汁、蜜、火樹和曼陀羅花作成的飲料喝。

這個女人喝下去以後，就淫蕩得發抖死了。

以後國王又用波斯的毒藥塗在她的嘴唇上，爲了使她的愛人與她接「離別吻」的時候，就會中毒死掉。

他還沒有來。

但是他若來了，那吻就會殺死他的。

——那已經死了的女人的吻。

*

*

*

*

*

我對你說一個譬喻：

父親和兒子在那裏擲骰子遊戲。

父親下的賭注是他兒子熱愛着的他的婢女。

兒子下的賭注——他的靈魂。

於是父親贏了。

*

*

*

*

*

子吧！

你的首飾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歌唱；拿去你的項圈，你的冠冕和你的鐲

我願意你的靈魂純潔而深闊有如黃金的角度，好將我的歌唱的芬芳

之酒傾入它的深處。

*

*

*

*

*

電光、劍光和女人的眼光：——三種謊。

因為電光很高，劍是可以停止住的，而女人不願意殺人。

但是全都可怕……

而且——第三個最可怕。

……電光、劍光和女人的眼光——三條到死亡去的道路。

而——第三者是最安靜的一條。

*

*

*

*

*

家。

最壞的東西是勝利，最黑暗的東西是心，最悲哀的事是看到聾的音樂

*

*

*

*

*

假若手要什麼，岩石可以回答它。

假若眼要什麼，天空可以回答它。

但是假若心要什麼，沒有什麼可以回答它。

沒有為心而存在的真理；沒有為心而存在的虛偽；在心與世界中間沒

有橋梁。

頭、刀和女人。

智者知道三件東西——三件爲了善而創造的東西，但是作了壞事：舌
 * * * * *

不要玩弄般的用它們！

*

*

*

*

*

女人說：我是最初創造出來的，生出了第一個人。

男人說：我是最初創造出來的，殺死了第一個人。

愛情說：我是最初創造出來的！生與死是全靠我來連繫。

*

*

*

*

*

白天已經完了。

花兒斂起它們的小冠冕來，鳥兒也收了歌唱。天降落下來好像是一個
 黑暗的帳幕，充滿了各種的幻夢。

光榮的落日啊！

溪流停止了它們的均勻的呼吸，樹林伸展開它的黑暗的包衣好吸收
夜露，大地戰慄着，好像是少婦在那裏等待她的年青的丈夫。
光榮的落日啊！

垂死的人

波奈夫作

(散文詩)

半明半暗肅穆神祕的光照亮了這間屋子。

在聖像前面有一盞小燈，發出戰慄的光輝來，它灰白的微光安靜的照在那慈惠的救主的像上。

在這盞小燈的下面，有一張同這屋子一般長的床，上面躺着病重的主人——七十歲的老人。他已經躺下一個月了，病一天一天的越來越重。

在鄰室中他的兒子們和兒媳們正在甜蜜的睡着，享受青春的幸福，但是在這裏——這病人的妻子，老主婦，却並沒有睡覺，她不分晝夜的守護着她垂死的丈夫，她與他憂愁歡樂相共，已經有五十年了。

他的呼吸又加促重了，他呻吟起來，臉上的皺紋隨着臉上苦痛的表情起伏着；她對於他的一點微細動作也不放過，她輕輕的嘆息着，時時都很注

意並且很害怕的，看着這個滿是苦痛和衰老的可愛的臉。

在昔日，他們是年富力強，充滿了快樂和希望，但是那些日子飛快的過去了，現在祇有他一生總結算的死亡帳單在那裏等着他了，來到那大自然追索人類最後的貢獻——死——的時候了。

頭髮變白了，臉上起了皺紋。眼睛也失去了光輝，血液也已經冷靜了，但是，這些能夠將他們那種結合在一起，維繫了五十年的共同精神埋沒了嗎？不！他的臉現在回過來望着她了。他用他失神的眼光愛撫的望着她；她呢，則用滿含着淚的眼回答他。這種靜默無聲的對望中，實含有千言萬語，和他們相愛的無限感情。

來。
——啊……悶哪……太悶了……他呻吟着說從胸中長呼出一口氣

——你忍耐點吧，她溫婉的說着，偷偷的拭去了她的淚——上帝是善良的，他會賜給你健康的……

這個絕望的人搖了搖他的頭，不再用他那失神的眼光望着他的天使般的守護者的臉了；他用很微弱的聲音說道：

——不能了……不能了……我是不會再好的了……今晚我就要死的……

她聽了他這些話，心頭不禁怦怦的跳起來，她俯下身，更向前靠近一點，安慰他說：

——不要說這些話，我求你……你是會再好的……

她很快的拭去了她額上的冷汗，彷彿她是要將那已經站在病牀旁邊的死神，那種可怕的感覺除掉似的……

屋子外面雞叫了第四次了，天漸漸的破曉了，月兒漸漸的淡了……小油燈的光也淡了，救主的像永遠是那樣的恬靜……

病人很安然的合上了他的眼，從此長眠了。臉上帶着可愛的微笑；因為他在臨死的前一刻，在他的面前看見他最親愛的妻子，他天使般的守護者。

她摸了摸他的手——冷了，聽了聽他的呼吸——停止了……
她伏到這長眠者的身上，吻他那已經毫無生氣的嘴唇……於是便哽
咽的哭了起來。

啊，愛就是生，就是在它最後的一刻，你也是覺得甘美的……那些因了
苦惱而死的人是可憐的，因為他沒有愛便死了，在他身後沒有遺留下親近
者，愛人，在他那已經冷了的屍體上傾瀉眼淚。

在大海前面

馬爾司女士作

(散文詩)

海洋呼號，有如嘆息，……

在高岸上坐着一個頭髮披散到肩上的女孩子。

她的憂愁的眼光夢幻般的沈入這廣漠的藍色汪洋中。

微風很平和很甘美的吹亂她的栗色頭髮，吹亂它們，並且吻它們。

她帶着憂愁而沉思的眼光，很悲哀的坐在那裏，在她的心中蘊藏着隱秘的煩惱，戰慄着嘆息她那長逝了的幸福。

在她的腳下，那蔚藍色的大海將波浪推到那搖搖欲墜的峭壁旁，平和的呼號着，有如嘆息。

她——這美女，憂愁的女孩子，將她的思想沈入記憶的大海中了。

她在那裏看見了那已經消滅了的歡樂，失去了的希望和活躍的青春

的夢的笑貌。

汽船走過了，將她的夢帶走了，載到那遠方……遠方……鷗鳥飛翔，掠過浪花，展開它們的白羽在這平靜如鏡的海面上飛。它們不是那些已經過去了的愛和幸福的日子嗎？

在這憂愁的女孩子的焦灼的臉上，更顯出深刻的煩惱來。

微風吹散她的栗色頭髮的束縷。

大海在她的脚下，平和的呼號，有如嘆息……

她不自禁的戰慄着傾聽這水的神祕音樂。深邃有如愁思，不可思議有如命運所說的話……

在遠方天際有低垂的雲，海水在那海天相接的地方湧湧着，像是向着那無盡的遠天，不能達到的遠方攀登。

她的靈魂嘆息了，她的心痛楚了。

啊，憂愁啊，不能消滅的憂愁，對於這個美麗的女孩子，似乎全宇宙都充

滿了。

她絕望的向着大海伸出她的手來，向它請求說：
——把我的夢還給我吧！把我的快樂還給我吧！

在下邊，在她的腳下，波濤平和的拍近搖搖欲墜的高岸旁，發出來的聲音好像是她憂愁嘆息的回響。

夢幻與真實

夫來可甫作

當我還在中學裏作學生的時候，我不怎麼喜歡讀拉丁文和希臘文；尤其是希臘文我最不愛讀。我非常喜歡一些別的書——並不是課本，其中最喜歡的幾本是俄國的作家的書。雖然拉丁文同希臘文的功課我也常念，但不是自願的，我念它們是因為我不願意各樣功課都弄得不好；其他所願念的書倒沒有工夫常看，因為我沒有閒空，許多我所不喜歡的功課把我所有的時間都佔去了，我祇能對我喜歡的一切渴望着。

我常常從李維的書中譯出幾章來，或是學習希臘文中不規則的動詞，我好像是爲了休息一般，不由自主的想到許多別的東西上去；我立刻想到我所喜歡的東西，但是我不能夠得到它們，於是在這時候我的幻想便將我的未來繪成一幅奇怪而美麗的圖畫，用我自己所喜愛的夢想同願望把它裝飾起來。

這幅畫時常出現在我的面前。

一間平常而整潔的小屋子，有兩個窗子，兩窗之間是一張大寫字台；在上面放着一個美麗的墨水瓶同幾枝鋼筆和鉛筆；在墨水瓶旁是一疊寫作用的白紙同幾本已經用開或並未用開的筆記本；在桌的另一旁擺着幾本美麗的精裝書——我最愛的幾個作家的；其中有一本是放在我的面前展開着。棹子前面是一把好看的小木椅。在椅子旁邊立着一個滿盛着書的大書櫥——歷史、文學和哲學等各方面的——一切全都是經過揀選的頂好的。另外是——一張鐵床。在它一旁是個茶几，上面放着茶壺同茶碗。

這是我的一個屋子，我住在這裏面並且從事我的工作。

我使我自己覺得我是完全能够自立了，沒有人來命令我，沒有人禁止我作什麼事，我對於一切都不受拘束。再沒有拉了文的作家同希臘文的不規則的動詞來麻煩我了。我讀書同寫作，全都憑我自己的高興。我坐下，例如，坐到棹子前面，翻翻開着的書，隨後仍舊放在棹子上；我再從精裝本中抽出

一本我所喜歡的作家來，稍爲看一點，在筆記簿上作點筆記，於是再擦下它；我又從書櫥中拿出另一本書來，無論是關於文學的或是哲學的。然後我再躺在床上歇一會；再起來喝一杯涼水，開始寫點東西，再重新讀一點東西；就是這樣：累了倒下，高興就寫……我覺得我這樣便有無限的快樂，我的生活也是理想的美滿，這幅呈現在我面前的畫是——地上的樂園。

我永遠是這樣的夢想着，這是我在學生時代最愛好的一個夢。

從那時以後過了許多年，離開我的學生時代已經好久了。現在我已經是自由而且獨立了。我也有一間美麗整齊有兩個窗子的小屋子了，這裏頭有一張大寫字台，上面放着書同紙筆，在一旁是床，床頭有個放着茶壺茶碗的小茶几——就是我以前所夢想的那間小屋子，也沒有拉了文的作家同希臘文的不規則的動詞來煩擾我了。也沒有人拘束着我什麼，也沒有人命令我了，我就是我自己的主人。我讀什麼書和寫什麼東西，完全看我什麼時候高興——人們會相信，這是我當學生時所愛好的夢想已經完全實現

了。

但是現實是不是那樣？

時常得坐在棹子前面計算：我應該誰的賬，共欠人多少，家裏又該添置什麼東西了，並且奇怪到那裏才可以找一筆款子來還債或買東西；或者在這平常的社會生活中失敗了；或者因了時下流行的潮流中下賤虛偽的事而憤怒；或因了一般偽智識份子朋友的冷淡與無人格，受到刺激生了病而回到家裏去；於是仰天躺在床上休息一會，把自己平靜一下——在這種情況之中，我往往是把我的思想從激動，混亂與刺激中收回來，將我的豐富的圖書館巡視一下，將思想沉入一些別的事情裏，回想到已往，回想到學生時代，回想到從前的夢同計劃，以及……等聯想，於是回想起從前的一切來，想起會夢想過的東西，想起在讀拉丁、希臘文時荒廢了的光陰，在我的想像上塗了種種顏色。於是我搖搖我的頭，嘆息我的學生時代，對我自己說：

——啊，夢想，夢想！美麗的，你是極美麗的！即便是現在，你對我仍是甜蜜

的，但是——你却不能實現！你在我的將來塗上了種種色彩，但是在希望中的將來必需離開這需要與熱中的實際生活，離開與生活相連的陷沙，逃到社會以外，不與社會相接觸，避免這惡劣不公平的社會。你把它放在理想的境界中，但是它一到了現實中則同一切生活瑣事聯合在一起，便會與衣食問題，自己的地位問題相黏結，就得同一些愚昧的有成見的人們開戰……

建築在學生時代的夢想的將來，所想到的一切理想中的美滿都是永不能夠達到的。

作者年表

- 伐作夫 (Ivan Minchev Vazov) 一八五〇——一九二一
 斯塔瑪托夫 (G. P. Stamatov) 一八六九——
 艾林沛林 (Elin Pelin) 一八七八——
 尹里耶夫 (Nencho Iliev) 一八八二——
 費力亦可夫 (Konstantin Velichkov) 一八五六——一九〇七
 米海羅夫斯基 (Stojan Michajlovski) 一八五六——
 賴諾夫 (Nikolaj Rajnov) 一八八八——
 波奈夫 (Georgi H. Bonev) 一八六七——一九〇九
 馬爾司女士 (Evgenia Mars) 一八七九——
 夫來可甫 (Todor G. Vlajkov) 一八六五——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印刷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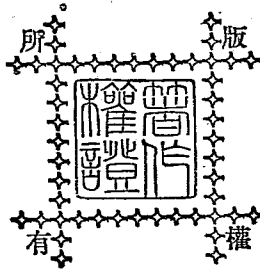
現代文學
發刊

保加

加利亞短篇小說選 (全一册)

實價 國幣 六角

(郵運匯費另加)



原著者 伐 作 夫 等

編譯者 于 道 源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澳門 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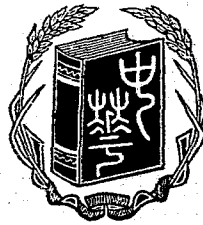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一三五四六)

87

232525

標商冊註



(12546)

0.80